

金定四庫全書

程端禮耕齋集目錄

卷一

賦一首

五古十七首

七古三首

五律十二首

七律三十二首



五絕二首

六絕四首

七絕七首

卷二

序十八首

卷三

序十四首

書一首

卷四

記八首

跋七首

卷五

表四首

碑二首

銘四首

說一首

祝文一首

祭文一首

行實一首

墓誌銘四首

欽定四庫全書

積齋集五卷

賦

陽燧賦

元程端學撰

惟皇建極兮龍德正中動無不敬兮伊郊祀其益隆
犧牲潔粢盛美兮期鬼神之神之降假聚吾神以求合兮
遂冥搜夫精蹟惟火雖潔兮猶嫌其或汗鑽木擊石
兮與焚膏其奚殊仰扶光之赫赫兮曰衆陽之大宗

蒼蒼不知其幾千萬仞兮蹇凌風而上狂念無形猶
可致兮詎有形而莫假謂明鑑之有類兮允陰陽之
所宅俟東方之既明兮拂晶光以相對孰謂霄漢之
窮隆兮歟離明之交會其初孔微兮奄觸類而成燎
既氣潔而燭明兮豈饌陳之僅照炳蕭燔柴以求陽
靈兮寧舍茲而外取當辟公之助相兮照齋明之心
警至神莫能形容兮名之曰陽燧譬方諸之引明水
兮可上池之同類余然後悟造化之妙合兮雖高遠

而無間洋洋昭布森列兮孰屋漏而不憚竊又疑夫
火為五行之至妙兮必著物而生輝其起無從兮其
戢無歸熹熹融融兮疇夫人之可言不與水同消兮
何前聖之文繁亦庶幾其來享兮廣吾敬之所極噫
一物之尚然兮餘類推其可識皇天至公兮信無常
而無親曰定命其有道兮齋一心而弗替祭必受福
兮歟五福以敷錫銷舊染之污濁兮煥大明於萬國
菽粟如求水火兮上足下豐豐陽燧之火將與日並照

六合兮夫豈圓一用以為功。

五言古詩

題隱珠書院

美玉常在山明珠常在淵茲山名隱珠誰能究其然
我聞徑寸寶允在懷抱間寂寂若無迹神光翳幽壺
時於酬酢處累累見根源有能自洗濯再使光明全
明月照萬水在在同一圓長沙富才彥劉家世稱賢
珍藏不自^售舊結屋珠山巔講習資麗澤象物古有緣

感興

秦阡廢周井木鐸亦不鳴教養兩乖術義路何由興
臣室力翔帑貨賄縈厥情窮氓朝夕間長念饑寒并
所以各有役躑躅坐待明輕重倘自決利機何由萌

壽初翁先生

喬松何亭亭層陰冒岡陵豈無霜與雪保此恒青青
體性固應爾種養諒有成兔絲抱柔脆攀緣得深憑
頗解借高搤仰與歲寒盟松底有流脂能作千年苓

茹之填骨髓益我氣與精惠我倘弗秘共翁樂長生

遊建平東湖題石磴

春雨曉澄霽暄風媚芳物歡言命雙履履聿來憩修竹
茂林鬱蔥芊煙雲時出沒一水下縈紆遠峯聳崒嶺
歲暮遠為客經春倦馳逐豈其得佳趣幽意淡自足
暮歸沿春流輕風激商曲

和咲翁先生種栢苗

種栢不千歲不與大厦收養此未盈尺君志何悠悠

先生啞以笑此語非吾儔憐彼貞秀姿托根澗谷幽
青陽不為春嚴霜不為秋秋來兩相對此意默自侔
安得計日月坐待匠石求自侶林君子鎮日以優游

遊赤山

雲去天宇寬曠風吹襟裾聊携同心友披榛步郊墟
季冬氣候溫芳類先敷舒初陽媚青柔寒梅薦芳華
歲晏百感集復此散煩紆類然付一醉萬事皆雲如
俛仰有餘樂不道非我居矧茲羣彥聚共此物外娛

勤也瀟洒士淡與秋色俱謙也騏驥才燕越一馳驅
岳生敦敏姿淳哉真聖儒所以不辭酒醉舞郎溪途
皇天走日月歛若過隙駒

題陳氏子迎出母卷

陳子壯有室不識慈母顏問人人不知寤寐成惘瘵
一旦告之故轍跡窮人寰送旅豈天授見母生得還
人謂朱揚州情事遙相關禮變處世易處家良獨難
世事義是適幹蠱恩義間循恩乖父志從義忍母患

所以假也子勉強棄削管世聞朱陳事能不為潸潸

送良能單子遊建平

孟冬夏變時候雲黑天地寒單子將有適親賓集郊閔執
手不能別涕泗如奔湍我謂志士胸九有一視間此別
不足惜所惜具慶年嚴父客千里慈母倚門嘆處違嚴
父候出遠慈母顏出處兩無得遲子趣迎還至孝不在
約菽水成欣歡我生早孤獨欲養誰余餐以我養不時
知子心靡安我有郎川兄歸計尚盤桓長念父事之庶

以追往愆，憑子一問訊。為我陳肺肝，倘同乃翁車。彼此所願言。

贈安當之同年歸高麗

我家東海西君家東海東，揔是東海上海濶無由通。我如海中雲，君如海中龍。雲龍以類應，萬里終相從。君才起賓興，我愚亦叨蒙。春官俱戰藝，論心此時同。人間豈無友，文會情自隆。去年別我去，索居正忡忡。今年條來思，詩酒聊從容。奄忽復遠別，離合無定踪。還如雲與龍。

聚散八紘中，相期蓄冰葉。歲寒以為功。

贈張御史歸高麗

皛皛遼海東，磅礴萬餘里。山高水明麗，儲精產瑰偉。風俗本淳朴，矧復化箕子。張侯其巨擘，羊姿媿秋水。走馬以朝君，邂逅京城裡。初覲已傾蓋，再見心遂委。酒酣忘爾汝，我歌君洗耳。綢繆未云久，辭我歸故里。客邊難為別，悵悵成坐起。我家東南陬，相望去無幾。他年歸故山，許我航一葦。

雪中與李德歲分韻得時字

同雲蔽天地驚飈輔寒威奄忽萬籟歇雪花交橫飛仰
矚未云久庭樹變華姿峨峨江南山晃晃昧所窺千里
一渾浩蟾兔生畫輝却思去年日踏雪郎溪湄手携二
三友興逸未言歸今我及二子亦復賞此奇心明滯吝
融素^懷相宜因^賦成短章聊用記茲時

同謝彥寔諸友飲江臯醉題

秋江寫我心秋風吹我衣手携五六友浩飲秋江湄江

月正皎皎興逸未言歸歌聲動秋濤白鷺參差飛

送張得真歸湖南

張生清慎士貌古心亦閑落落寒澗松英英秋晚蘭三
年遊太學一日當南還俛首前乞言庶以銘肺肝我謂
聖與愚只在人已間人孰不問學無為良獨難耿耿方
寸明寔為萬化端尋常疇酢處仁義類魚貫聲色與臭
味亂我耳目官神鑑一以昏是非方異觀所以夸奪子
早夜徒嚙嚙爵^祿有定命智力非所干水蘗幸自愛願

實

言同歲寒

劉損齋至建平次其韻

劉公古豪士抱器當明時博識辨勞薪絕照逾然犀博
士滯桐城用與材相違誰云懷印組終邱壑丘壑姿六月
即步見洒我以清颺且為十日遊未用輕語離大巖起
東南鸞鳳爭騫飛南湖吞數州去此不町畦山川太白
跡風物玄暉詩菰蒲中有人此語今豈非文章出西蜀
作者久不支願為留賦詠大手非公誰出語勿過高隨

俗免嘲嗤

乙丑初至江東精舍山主王豈巖寫示詩盈軸
輒次首篇韻為謝

蒼壁衛精舍輕霞冠崇構門逕既威夷竹樹亦森秀前
臨秦淮流後倚鍾山岫道講如砥矢學謹不徑竇高堂
奉宣尼兩廂來異茂澗溪度采蘋尊爵嚴奠酎入者既
得門而漸見美富主人造士心四教順時候顧我如爰
居入耳眩金奏滿百不以聞豈但容其復

後

即事呈伯勉

天清露爽^浮夜廊涼月上披衣出草堂忽聽風笛響俄
然寸心明迺遷成孤賞

遊東門分韻得半字

太儀妙幹運忽忽春逾半頗聞集里房川原縱竒觀憐
我縈世紛淪迹垂勝踐却憶去年日亦得快茲玩嘉客
或鼎來杖屨遂魚貫層巒屹嶺岼澄湖浩瀾漫孤花媚
幽薄晴宇翔飛翰高情切天雲先後^略童冠短章交唱

和飛觴迭勸詠歸循故蹊頽陽渺沙岸重來已隔歲
俾我成感歎人生藐如寄歲月急奔驛役役不自持毫
釐異冰炭明發又東驚各在天一畔願言令德相相期

崇令德
勤旦旦

七言古詩

和謝兄用東坡韻咏海棠

先生^晏坐如槁木手種閒花伴幽獨野人遺我西蜀春
丰姿洒洒去塵俗一詩未及怪杜陵要畫不成惟鄭谷

即事呈伯勉

天清露爽浮夜廊涼月上披衣出草堂忽聽風笛響俄
然寸心明迤邐成孤賞

遊東門分韻得羊字

太儀妙幹運忽忽春逾半頗聞集里房川原縱竒觀憐
我縈世紛淪迹垂勝踐却憶去年日亦得快茲玩嘉客
或鼎來杖屨遂魚貫層巒屹嶺屹澄湖浩瀾漫孤花媚
幽薄晴宇翔飛翰高情切天雲先後畧童冠短章交唱

崇令德
勤旦旦

七言古詩

和謝兄用東坡韻咏海棠

先生晏坐如槁木手種閒花伴幽獨野人遺我西蜀春
丰姿洒洒去塵俗一詩未及怪杜陵要畫不成惟鄭谷

如何曾植上林花無端肯俚幽人屋晚疑猩血染紈綃
晚看粉膩花奴肉山日高懸朝露晞錦帳春酣睡未足
可憐錯比玉環嬌玉環那得渠貞淑容柔避日俯長楊
身輕怕風倚脩竹眉山老子謝繁華也向籬間一偷目
從知身是草木精天涯自憐同出蜀蜀人不記移根時
將子翻疑鴻與鴟文彩却與花爭鮮拄杖看花自成曲
明朝我欲躡舊蹤打起黃鸝莫相觸

次李伯圭韻

大椿千歲為春秋人在瀛海之一洲螻蛄所知蠻觸爭
得即懽忻失即愁羨子天放不受東外視聲利如粒粟
南山隱几爽氣佳北窓高枕清風足人間樂意孰此久
我今作計未應後已將萬事付蕉鹿領吏夢覺復何有

題鴈圖

秋風颯颯吹黃蘆北鴈南飛參差呼原草風吹春復綠
南鴈北歸教肅肅十年馳騫京華塵每逢飛鴈生悲辛
歸田却似倦飛翮浮鷗浴鷺相親狎乘興漫爾西江遊

已覺一日如三秋誰奪天機作橫幅水清沙淺群鴈宿
豈無黃雀謀稻梁獨避寒暑空頽頽頽頽雪霜磔翼不改性
飛遍江湖翮逾勁喚起清夢遠故山髣髴扁舟前浦還

五言律詩

出建平西城

雨後烟雲煖江南草木春看花非故里出郭已愁人日
月催直髮乾坤浩客津如何蘇季子裘敝尚風塵

送李丞知京兆司錄

總從知己薦公近以知己薦尉改官又應辟書行今知府天章孫待制辟公領是任
廷尉官聯重軍謀職任清華嚴春野秀紫閣晚峯橫盡
是供吟吟處歸應新集成

次蔣菊逕韻

老逾文力健筆陣掃千人留客囊從罄忘言意轉真花
看籬菊日水憶帶湖春鳴鳳行軒翥飄飄不可親

次粉場官陳澤雲韻

江左官懷冷閩閩客未還杯傾從白髮牕拓得青山朋

友求三益文章見一斑台雲隨渡浙尚清衣中間

次趙子山韻

幽棲自成趣語默意俱真事業新吟富生涯舊食貧久
知莊叟傲不污庚度公塵花竹看君種清陰已蔽人

次馬伯庸少監韻四首

帝德昭日月黎氓仰照臨扶光朝赫赫朔吹晚駸駸雨
過川原淨雲生山谷深微臣願抒臆志不在腰金
鄉國五千里江山幾萬重清宵聞擊柝大道不傳烽南

客勞相問家書怕啟封才疎甘野鶴何意附雲龍

吟身還倚馬歸夢托啼鶻僻學存書卷新愁附酒船文

章誰賈董功業自閑顛白首從來徃悠悠度歲年

端門開日月高閣近星辰易簡陳前學從容屬近臣春

秋差穀旦早晚致時巡比竹歌鳴鳳橫編贊畫麟

和筠軒司徒題英皇御書韻

鹵簿崇親祀風雲繞帝宸百年開禮樂萬感付臣民牀
上琴空在書中墨更新不逢惟幄舊寧詩聖恩溥

寶笥開遺墨浮雲為我陰盤銘推聖德筆諫表貞心密
有雷霆護明於日月臨史臣求聖製樂舊被新音

補挽友仁先生

程朱寥廓後夫子乃今生太極完心體三光借德明奉
親須養志錫類必推誠若使天年壽應看集大成

七言律詩

賀劉父九十八壽

身住崆峒已百年七朝冠蓋口能傳隱居漫作愚公計

箴做思齊衛武賢鶴髮奉觴皆弟姪綠衣繞膝半曾玄
澆漓不變深淳俗疑是宣平別有天

和趙山心先生墓所種松竹韻

松竹栽於一代餘功勤定是過當初當初經理人供役
今日封培手自鋤勁節便看凌歲晚柔情已覺補雲踪
此心即與山濤似就詔爭如爾隱居

他日穹林百尺餘只今便是養根初良姿難長在自植
慙莽易滋休廢鋤夫子無言能力踐狂生有志愧才疎

願推此孝盡常性定得人心返故居

次王常博韻

馬蹄款款踏平沙宮樹修脩留落霞靜照碧波千甲第
遠依翠竹幾漁家西山呈秀雨初霽東郭生明月欲華
更愛同遊盡才彥太平仍得見隨騶

和李伯圭韻

數間茅屋遠翳塵一曲清谿抱竹林碧水輕風春渙渙
蒼藤翠靄晚沉沉殊方病久成愁喟高閣鄉遙倦陟臨

萬事無言唯一醉世無鍾子莫彈琴

獨策青藜憩旅塵豈殊倦翼寄風林江湖多病青春莫
鄉國無書雙鯉沉越雋罵花勞夢寐楚山燕雨蔽窺臨
東南西北隔千里一曲離情寄玉琴

山川路邈客無賴天地春回花滿林野甸鷓鴣雙上下
晴川鷓鴣自浮沉思君永夜勞人夢何日高樓把臂臨
一醉濁醪忘世慮君謔我和無絃琴

和皇甫子韻

霜清碧海色幽幽宮樹風驚聲轉秋迷路阮生空自泣
著書虞子謾多愁寄身朔漠黃塵暗極目西山爽氣浮
世上功名何日了誰能真伴赤松遊

九日喜敬叔兄自建平歸

去年今日醉黃花君在郎川我在家今日兩人逢濁酒
我當擊缺君當歌門閒秋老丹楓落天遠雲輕白鴈斜
堂上雙親越強健共君不樂復如何

加案後

秋風已放荒籬菊霜月初寒昨夜砧人事蕭條堪獨嘆

夢欬麻相通古體
有以此詩全係律
體所謂轉韻格
者而兩韻通用
殊為未嘗謹附
識

天時荏苒故相侵也知馮子餘長缺尚愛楊生賤十金
畫掩柴門對風雨一尊聊復得吾心

和史躬父詠雪

風雪交橫萬里吹郊原廓落絕禽飛亂堆銀粟天為廩
徧織紈綃地作机百辟佩環朝玉帝五更閭闔啟瑤扉
融成只是人間水際得窮陰偶發輝

縱傳盈尺是豐年何用經旬沒野堞山失舊容宜改節
石塗新粉學誇妍連空遠布魚麗陣滿目輕飛鶴白箋

詩與滕神闔奇巧我慚俚語續諸先

和躬父對雪

呱呱飛來不是塵輕輕堆作地中雲一身便踏廣寒殿
百卉皆非下界春到處色同猜落鴈隔窓聲似折新筠
誰能化作無窮粟活却饑年幾萬人

次海月元戎歲首喜雪韻奉呈理齋太守

元旦迎春喜歲逢瑤華連日密雲同廣寒宮殿元無夜
姑射仙人本御風破竹威聲驚屈節學梅清白故繁叢

閉門豈必皆高卧履迹端能得固窮

和韻

暮春風物恰初三江水不流如碧潭多病瘦軀猶短褐
誰家蕩子已輕衫人間勛業皆竟夢身後聲名等笑談
得酒便堪酬美景流觴陳迹不須探

麗人兩兩挾三三笑袂羅裙俯碧潭紉重不知頻舉學手
身輕渾欲不勝衫精神洛水聊容與雲雨巫山接笑談
此色染人難袂袂柳邊回首莫深探

綿綿芳草隨意綠
艷艷嬌紅轉眼非
林鳩自喚白日靜
柳花輕逐春雲飛
皂帽管寧誰得似
敝裘季子未知歸
破琴絕絃亦何益
有道不愁知者稀

楊花

輕盈飄蕩失因依
徧繞郊園及州池
却似鷺毛初退翮
僅如^糝絮不成絲
整飛須倚狂風勢
高舞寧思落地時
吹盡殘紅遊子倦
此花猶自費人詩

和筠軒司徒韻

心在山林迹在朝
爐香散作白雲遙
春生渭北空懷舊
秋到淮南待迓招
梵宇千年天闕近
行宮五月雪花飄
下帷盡日無餘事
珠玉時來慰^寂寥

次韻秋山春日感興

青鬢才郎感興深
醉於馬上得新吟
一年臘近人迎節
三畫陽生卦轉臨
甲第對梅香病骨
辛盤分菜雪塵襟
大材用晚何嫌老
看取槃槃樹百尋

送縣令

三年相望隔燕雲，逆旅青燈喜覩親。
黑綬又分淮甸雨，朱衣行照錦城春。
弦歌教化行君志，鞍轡追隨媿我身。
茹葉歆冰須自愛，男兒事業豈憂貧。

和雨中牡丹

醉舞霓裳采戰酣，汗香隨髻倚朱簷。
紫瓊^杯潑流霞溢，黃錦裊低薄露沾。
相別馬嵬揮粉淚，自羞飛燕下珠簾。
想嫌虢國逞嬌素，洗却胭脂對玉奩。

喜黃彥實歸次其韻

江南文獻屬君家，自喜論文得棣華。
問訊每曾憑越客，相思幾度見江花。
共君今日酒須醉，恨我空山蕨未芽。
人物風流有如此，肯將年歲老煙霞。

次蔣菊遜韻

擬同登陸向東遊，憶弟看雲五見秋。
鄴架幸存書萬卷，李洲思種橘千頭。
羨君入院衆方歎，有子持家百不憂。
交割帶湖鷗好在，三年端的為渠留。

次天台夏見山見贈韻二首

先生經學繼馮程早歲驅馳已有聲致澤未嘗忘此世
行藏端欲守遺經非緣藜藿真堪戀久信熊魚不得并
澗底長松君莫歎百年真節保青青
離鄉恐作橘為枳較德何殊菌與椿性懶不嫌官况冷
才疎還喜士風淳尚慚孔福忘年友敢說朱陳累世親
尊酒詩篇莫相放南湖風物總回春

李伯圭過客舍留飲辱詩酒酣次韻

濁酒林間春日長垂楊屋外碧雲涼
鄴筒滿眼亦可醉

野客樂意未渠央舊友千里夢頭白征衣三歲化塵黃
垂孤已有四方志男子隨時為弛張

伯圭用韻再賦再次韻

水會江漢西去長地隣淮甸春猶涼羈棲客情亦堪歎
遊歷遠興殊未央濁酒澆腸天地濶晴楊弄日川原黃
丈夫多愁豈貧賤斂駟三年思奮張

屋外土堦難栽蔬門前路細不通車樹雲蒼茫崇山合
煙火蕭然樵子居巖靜秋清聞落木溪澄日出見遊魚

廣字作黃

堵字
之字

經年世事豈相絆此日塵襟得暫舒

次伯圭韻

驚心歲月悲長路照眼花枝發近林司馬山川倦遊歷
爰絲閭里與浮沉故園為主貧還樂華髮催人老易侵
會把驅馳揮汗手便歸長撥舊床琴

次伯圭見寄韻

去歲倉忙買棹還離尊爛醉盡君歡看梅踏雪餘寒在
燒燭傳杯向夜闌暫慰飄蓬歸甬水豈知行李得綏安

故人佳句先持贈論報慚無隻玉盤

史躬父諸公有南湖之遊病中不與因見寄題焉

郭_郭郊

愛汝春郭樓閣迥更有花鳥爭紛紜花臨漣漪影自照

鳥隔葱_舊聲相聞清江見底浴日月碧天無際走風雲

抱_病痾羨子得此樂何當相與窮朝曛

五言絕句

題墨梅

明月照寒潭疎影弄清碧一枝江南春百年不改色

和孫友仁韻

明月麗中天幽情與誰賞何人吹玉簫夜靜聞孤響

六言絕句

題史信父小梅

萬竹亂堆蒼玉雙梅冷薦清馥老松高聳孤青野水春生
浮綠

遠嶂浮嵐欲曙幽鳥引雛亭午斜陽隔竹人聲半夜一
林風雨

晨興漫理琴書晚景閒寄翰墨客來對酒高歌興逸凭

欄騁目

小梅物意無窮寓我平生有足從他人事翻輪且對天
開橫幅

七言絕句

和闌闌吳上卿題筠軒齋

踵門夾夾萬車徒一曲瑤琴一卷書腸胃近來清似洗
寄身朝市即林居

清才如許值明時却把開身寄托題百事盡收空似鏡
牕前破寂一聲鷄

山行還次劉梅泉

水繞孤村天地寬蕭然秋色老柴關白雲滿谷孤猿嘯
黃草連天一鴈還
霜落天高野月寒高秋爽氣薄林闌商歌一曲不知處
應是漁樵清夜還

和題台州方廣寺應詔畫圖

瀑布聲中隱約聽鐘聲欲出翠嵐凝也知地氣靈如此
空現樓臺千萬層

水激成鐘髻髻聽樓臺暫在眼中凝要圖寶跡歸天子
須過危橋踏幾層

圖裏鐘聲曷可聽架空樓閣不長凝李成再使生今日
樓閣何知畫幾層

欽定四庫全書

積齋集卷二

序

牟清忠公奏議序

處踈遠而論機密冒戮辱而觸忌諱此君子所自信而
衆人之所深思也孔子曰見危授命箕子曰我不顧行
遯夫君子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危授命不顧行遯不
已過乎雖然各適其時而已矣審將然之勢為吾之進

元 程端學 撰

退者君子之道也既食其祿則憂其憂於其傾覆之際而惟難之避豈君子之道哉宋當理宗_宗中年宰相姦邪鄉士比黨奄宦嬖妾弄權請託軍疲於戍役民困於徵求天變荐臻而弗悟國步已蹙而弗謀於斯時也尚可以位卑而忘言畏死而避嫌哉朝廷豈無論事之臣或毛舉細故或泛言治體為全身計敢言及其君哉敢言其君不敢議一權勢之臣敢議權勢之臣不敢侵一用事之奄宦敢侵用事奄宦不敢議一嬖倖之官妾蓋官

妾之訴易於奄宦奄宦之譖甚於權臣權臣中人酷於人君之殺戮得罪於君猶有諫諍之臣得罪於權臣宦妾不旋踵而殲其身此古今之通患况宋之季世哉卑清忠公在嘉熙淳祐間仕猶未顯也其進言於朝人君之心術未嘗不切也宰相之過惡未嘗不論也內而宦官宮妾外而軍民膏肓事無不知知無不言及其密邇禁聞始終弗渝其言光明正大而根據理義卓然竒偉而究極事情言人所不敢言攻人所不敢攻身之弗恤

惟國之謀生之弗欲惟義之取人為公思公處之裕如也孟子曰生我所欲所欲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若清忠公者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若清忠公者可謂自信君子歟然而天下知公之敢言而不知公之所以言知公之敢死而不知公之處其死公之言必欲格君心回天意辨義利正人道公之所履君信其忠人服其誠雖陰險小人不得肆其毒於人望故仲舒見憚於驕主仁傑免禍於太后公亦全軀於斯世詩曰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清忠公有焉公諱子才字存叟蜀之陵陽人仕止一揆之道卒以直見沮所著論議制誥詩賦雜文多所遺逸僅存奏藁數十篇公之孫浙東帥府都事應復景陽父嘗出以示端學伏而讀之使人流涕太息慨其言之不盡傳也景陽且徵端學為序屢以晚出非分辭而弗獲因書于簡以告夫天下後世之事其居者必取於斯為勝私起懦犯顏納諫之本云至順三年四月朔從仕郎前翰林國史院編脩官程端學序

丁燕詩序

卷二

至順壬申春丁當太守正議公治明之三月率僚佐及
郡之秀士蒞事于宣聖之宮虔恭儼恪翼翼若臨既卒
事公諭于衆曰祭有胙有餼禮久弗舉懼墜彝典于是
致大府之賓客百司庶職暨耆彥之士合燕于學鐘鼓
既考絃歌既作尊卑秩秩威儀棗棗醉而不亂懼而不譁
上下時洽若陽和被物流膚決髓士友相慶曰是禮弗
講餘廿年矣稽舊圖新惟我公是尸考禮正俗惟我公

是維可無詠歌之辭乎什既成乃來請序魯頌泮宮之
三章曰魯侯戾止在泮飲酒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其四
章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六章
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烝烝皇皇不吳不揚維公之政
巖寬敬簡涵煦摩括未施而先信其諸順道敬德而慎
威儀者乎有以為民則矣吾黨之士盍亦克廣德心以
迓公之化不但頌其在泮飲酒之美則明之治其庶幾
乎是燕也予既間客席不得辭為書于卷首

周以詔建縣尉廳詩序

予少時過鄆縣尉廨故址索然徒見荒榛蔓草牛羊牧
焉而尉常寓民家朝東暮西迄無定所余嘗曰無尉耳
有尉斯有所或嗤余曰官無出民無入談何容易余不
敢辨然心未然其言也既余仕于朝一日南歸復過之
則巋然有屋巍然有垣愕眙問于鄰曰吾尉周公所營
也尉始至嘆曰官無高卑不肅則慢尉以詰盜而不有
其所非所以肅也營之不在我乎然民未予乎不可有

為于是恤民瘼審獄寃除蠹黜奸發摘盜賊不可事鉤
距皆使自實一無所旁引士民咸曰有尉如是可無居
捨賢就後者若子之趨父命也不踰時落成余聞之曰
嗟乎廢興在天興廢在人不其然乎然興廢有二焉曰
志曰勢有志無勢不遂有勢無志不為民樂從事勢得
為也信而勞民周君志也志與勢相頌而成事如反手
余所謂有尉斯有所者其不以是也歟于是翰林侍講
學士袁公刻石紀績大夫士歌詠其事余亦喜前言之

有合也書于卷首

遊赤山詩序

有人作之境有天作之境後吾心勞人力積石象山地
穴池壑形庭緹幙金碧照灼嘉木妖葩蟠欒倒植籠養
珍禽檻囚異獸與人相廢興者是謂人作之境自然之
山自然之水遠瀾近薄可眺可止風氣自清閩雲自生
幽鳥清猿時來自鳴與天地相始終者是謂天作之境
人作之境富貴者樂之天作之境貧賤者樂之故筵列

觴俎崇酒載羞荆豔趙謳左右獻酬飲則絲竹遊則鑿
舟者富貴者資以樂其境者也濁酒盈壺釣水採山二
三同志提携以攀狂謔醉舞乘興往還者貧賤者資以
樂其境者也大德八年臘月廿日余西行至桐川與友
潘伯勉自牧節之上赤山得佳趣焉于是縱酒賦詩
窮揆極討蓋坐見暮色自隔鷄來而忘其去余喟然顧
謂三子曰此非天作之而吾所得以樂者乎咸謀伐榛
荆結屋以避風雨憩昏曉焉謀未遂而或者乃疑是謀

幾人作者余曉之曰凡物天作而地設之必成乎人彼
富貴者強其無以為有余特因其有以益其所不可無
吾以適意而彼則留意焉其勞逸得失之間達者必有
以辨故書其說于赤山詩之首

括蒼尹仲明玉井樵唱序

杜少陵獻三賦時正昇平無事至德以後亂離飄泊指
潼關而下馬望曲江而行哭憫石壕之老婦嘆空谷之
佳人走鳳翔竄同谷客錦里涉夔門時移境換觸物哀

冠
題作冠

吟覽者為之墮淚至建炎中陳去非避寇房陵茅屋夜
半聞澗水聲追憶少陵詩句自恨平生不得其意而輕
讀之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亦係其所遭故耶括蒼尹
君和靖之諸孫世躋仕版君獨流落不偶故里家園燼
于兵火對信安風雨之榻念奕山燕雀之巢弔會稽之
陵紀錢塘之夢慷慨懷古之情況鬱不平之氣一于歌
詩發之然其怨而不誹婉而成章畧無時粧俗態使社
子美復生亦當領畧其句顧余非知詩者而身之所遭

適與君類獨能深知其意而悲之年少貴人未必知也
嗟夫余與君俱老矣余老且拙弗諧于時君方北游欲
詣闕下獻子美三賦豈終流落不偶者耶然嘗攷之和
靖與去非同時居洛一則執經程門立雪不倦一則飲
酒吹笛于午橋花影之下人品固不同也京西之變尹
棄家而入蜀陳玟孥而來南陳旋參大政碌碌無補尹
為德遠汲引復為會之擯却晚入經筵屢疏不合抗節
而去經學之驗豈詩學比耶君明經世其家而狂興于
詩以其猶有意于出也故以先業期之抑昔人譏去非
大用後不復作詩不如不大用而勝作好詩之為愈也
是又一論君試評之君名某字某云

朱溪里家傳序

同郡溪里朱君出其家傳示余曰我祖若父積德累行
以至于我之身名不登於仕版甚慙無以顯之子能為
我發之乎余伏而讀之見其高祖兄弟之分財弟取耕
牛十有三兄得其一他物類是悉弗與較其祖為父訴

字子四字名義

九年不解卒悟上意以得直及其父成童始學
思以底于成教子以禮化及宗姻代兄受刑守

多其母字子四字
其後不可解案
惟誤今多列存之
按此仍存文僅
附識

今憐而見免其母字子一語不欺也此數端舉足長世
勸俗為之三復而嘆曰夫人孰不欲顯其親若知顯之
之道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古今人物眾矣其嘉言善
行何可勝紀而史傳所載萬不一二其其子孫不能知
祖父之志而不足以道之也有能道之者徃徃言行不
孚於人而人不信故修身者顯其親之道而非爵位之

謂也爵位能使人慕於一時不能使人敬於後世修其
身者人必曰某也有子若此敬其子及其父矣况爵位
有命而修為在我故曰修身者顯其親之道也朱君祖
父之行自足以顯而朱君之敦篤有文又足以使人敬
而信之他時執史筆觀民風者將有所不遺也朱君奚
慙因書其後以還之

送張大方之任序

朝廷以關陝江湖諸郡大稷募民納粟補爵而吾鄉紹

興學錄張大方得調福清牛田管勾將行辭余曰吾棄
 儒官而膺是役日與亭戶較錙銖之末此行能無媿乎
 余曰行也古之煮海以為利非直富國而已也將厚民
 之生而國依以富也今利歸於公者有經而民被其毒
 者無已豈非以其法有未盡者哉亭竈之家無賴久矣
 富者破產以輸公貧者焦勞困悴為溝中瘠其弊未易
 革也苟得良有司焉彌縫其缺失援墜隕於重溺起痿
 羸於將絕則亦庶幾云爾程子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愛

物於人必有所濟故其闢王氏新法甚嚴而身為條例
 司官者蓋以新法之害勢未易除吾就其中為民求生
 道拯一分弊則民受一分之利緩一分徵則民免一分
 之苦君子之所為其誠懇惻但有如此者大方亦能以
 是存其心於人未為無補也若曰吾姑借是以為進身
 之階媿將在此而非彼之謂矣大方勉乎哉牛田丞前
 禮部侍郎胡君亦鄉人也道余問訊并以是告之當有
 感於余言

送黃心道之任序

余讀宋史至高宗時給事中黃公龜龜年初秦檜奸回事未嘗不斂容加肅也當檜用事忠臣良將惴惴懼不脫虎口獨公劾檜不少貸朝廷不得已至罷其相既而檜復柄用人為公懼公不動色卒隱淪全軀以沒非所謂行義達道明哲保身者歟丈夫至此亦足以慰平生不與物俱腐矣其八世孫曰傳孫者從余遊余每以迺祖之彛訓是最生亦能斤斤雅飭以弗克光前人烈為懼

而以儒自業今將教諭臨海前諱且請曰先生何以行傳孫哉語之曰爾知爾祖之烈可敬可慕抑知爾祖積功累行非一日故乎慎乎其細而形乎其大力乎其初而弗替乎其終久而見之劾檜之績錄之青史與日月爭光借使侈然於平日而有激於一時吾未見其動上聽而服衆心履艱險而出危禍也夫官無高卑祿無富貧有志之士弗敢怠者以其為之兆也志定而後險易甘苦弗渝底于有成故海合百川而成巨浸人集衆

善而建大業生之往也不在敬其始乎

送薛州判歸治所序

余讀漢循吏傳竊怪班孟堅不置兒寬六臣列第序其居官可紀而已寬為內史勸農業治刑罰理獄訟卑禮下士務得人心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民間課殿輸租襁屬不絕課更以最能是事不謂之循吏不可也彼六臣有能外是者乎無也寬縱不得與龔黃朱邵比豈下王成哉豈孝武事奢侈輕民功故寬在當時不

得以循吏稱歟仲傑薛侯之判奉化也余適歸鄞州去鄞八十里而近自南來者舉能言薛侯實政其於農業刑罰獄訟禮士得民視寬無愧遠近上下既咸信之矣今其督輸會府而來鄞也侯驗民遠邇載輸久速揭片紙示約一吏不遣一蠶不施輸無後期者畢畢事先官限課為諸州縣最且常年輸租吏並緣侵漁侯事為之防苗嫗髮櫛無留奸焉此又得於親見故人益信之世言古今人不相及觀侯之政果不相及乎哉侯一州佐耳

權非內史比也且去漢千五百年時益以難理一開誠
布公效已若茲使異日位益隆而志不渝其於所成可
量哉今制亦以五事備陟守令凡秩滿公牘上吏部五
事無不備者是則偽增如王成不少矣侯政有異等儻
見之公牘有司將或不異之矣噫苟為成俗民瘼不瘳
宜哉侯將歸治所鄞士為歌詩以餞余亦序其實以俟
他年傳循吏者攷焉

送張治中回任序

治中於郡事無所不統然上有監守下有佐署有僚案
律此當署自下而上則察案擬成牘以上判官署治中
乃署而又總裁於守若監為治中之職者雖無所可否
可也故雖有仁心善政不能遽使旁通遠洽而闡其迂
踈者尤不能一措畫於其間非不剛不柔中正和樂之
才不能調護彌縫以和厥政是以能盡厥職者為甚難
廣平張侯大卿來為明郡治中下車之初即以賑饑得
民心其於郡事一無所苟涵煦摩刮務得其平民蒙其

惠而不知其功其餘所謂不剛不柔中正和樂之才歟
侯工於詩詞又善譯語引類為韻以行於世其治效非
特其才之美又其稽古之力也人謂侯能為其所難使
他日得一郡專其所設施以為其所易其治效豈止是
哉於其受代而去也吾鄉士民惜之咸為歌詩以贈乃
相與來請序余先世與侯鄉人也今其交徃之密意氣
合雖無所請其能已於言乎况與人疊疊道其德政之
實故撫而書之于卷首

送王漢卿典史秩滿序

人之用世不可以無才然才入於規矩為高才入於滄
泆為下才曾子^謂君子可託六尺孤寄百里命蜀先主稱
諸葛孔明十倍曹丕才之入於規矩者也孟子謂盆成
括小有才智果謂智瑤以五賢陵人才之入於滄泆者
也由是觀之豈才之罪哉其所趨者異也余於宣城王
君漢卿愛其才焉久而觀其行事又愛其為有用之才
也案牘之職其難尚矣尤難於佐鄞鄞邑密邇元戎大

府自令丞至寮案鷄鳴而起既受命于大府又受命于會府送迎期會日不暇給其間牴牾拂撓其所行者不少也漢卿於斯時從容措畫若不經意而衆務畢集豈非以其才哉然其佐邑在法必執非法必辨美事樂為靈政務去於是上察其能吏畏其明而民懷其惠非有用之才歟於其受代而去也士民德之咸為詩以道其績乃相與來請序余亦喜為書于卷首

送陳教授之任序

四明人物甲他郡德行藝能之士文武將相之才繩繩焉代不乏人雖天文地理醫卜之學亦皆精藝超絕可表斯世蓋其山川秀美蜿蜒停蓄不產他材故草木金石之物無所名天下而其清淑獨歸乎人若東莖陳君^者蓋陰陽星學之蘄然者也東莖本儒業又傳其術于父而以淑其二子天祐天裕父子三人皆以其學得名皆受知于顯者更相薦引受命為郡教授鄉人不獨愛其術且榮其皆有遇也東莖年踰七十越數千里徃教中

山人或難其行東楚則曰君命我勿敢擇雖老無寧自
逸尚敬往哉大夫士咸壯之爭為詩以道之請余序其
首余謂天地間理數外無物然儒者惟義是比有弗謂
數者理有定而數無常其懼其泯乎彼者遺乎此也東楚
之學其於陰陽參伍錯雜綜吉凶悔吝之數講之詳矣而
其言汲汲乎不廢君臣大義其不以數遺其理者耶理
與數儒者所弗能兼而東楚欲兼之宜其視數千里若
跬步雖老而不倦也余欲已于言安得而已乎

送周教授回任序

傳謂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蓋父子以恩君臣
以義恩難處義易裁也庸詎知師友之難哉師友在恩
義之間合疎而為親嚴則離和則慢使之不離不慢畏
而愛親而敬豈不難哉此直其自相師者也庸詎知校
官之尤難哉校官之于士以勢合者也夫人受一命而
為百里之師其年未必長也其學未必充也其行未必
修也其名未必聞也驟然立乎六館之上講道施教六

館之士其不愕眙訕侮也者幾希是其尤難者也吉安
周君似周之教瑞陽則不然齒尊而望重學多而文優
士無賢不肖咸服其教無遠近願受業焉夫教官以勢
合士友而心服之必有其道矣三年受代士友惜之咸
為歌詩以道其行乃來請序余謂周君教行於其難其
所易者從可知矣惜乎年及致仕而不得施于政也國
朝之制惟集賢翰林及精力未衰者不在致仕限周君
矍鑠如此尚堪一行幸無讓

送花教授秩滿序

士之以校官進而受一命之寵者難矣哉律二十五始
得仕由鄉校荐之郡郡試其文移憲歲率二三年為直
學典餼廩之出納又二三年上之行省若大府行省若
諸大府類其名復四三年授一諭若錄近者五六年遠
者十數年然後領事三年秩滿復如之又十數年然後
領事三年秩滿復如之又十數年升正若長正三年始
上之都省部又三年始授一命為州教授州教授三年

始升之郡郡教授三年始入流為縣主簿士而至於州
教授年且致仕矣故得州教授者十三四得郡教授者
十二三得縣主簿者十不一二有終身不得者焉夫以
奔走雜塵鞅掌焦勞三四年而所就若此豈非難哉
濡頰花梅村以教官適為明郡教授所謂難得者也三
年而歸且將致事梅村家有田園有子服勞奉養自此
違雜塵辭鞅掌去其所難就其所易日與鄉鄰父老携
酒相遇問桑麻消息上八公山訪神仙遺跡平生之樂

在是也然朝廷惟兩院為養老尊賢所出常律外若安
車蒲輪儼然踵門樂將在彼又非余之謂矣至順三年
二月既望序

送張起潛直學詩卷序

學以是道進以是道君子也學以是道進不以是道衆
人也夫人孰不欲以君子自處而卒以衆人進者豈非
拘于其法哉校官之職道彌乎已正臯比以待問者也
而由直學為之是以衆人之道進也張君起潛業儒業

道儒言領事岱山或疑其行余曰不然委吏乘田孔子雖不以之為進身之階而亦不辭焉者以錢穀之事舉吾分內也使張君益修其業無所不足乎身亦知錢穀為分內事而姑假以是售夫今之法余安能知之於其行也交友咸詩之又相與來請言書此以勉之

送姜子明平反序

史稱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二人者皆不連民於無辜然釋之數爭論上前

所持者平故其及於民也廣定國居職十八年哀矜審慎故其信於民也深世謂史氏製言有體要焉子明姜君為杭州司獄七年遇疑罪旁諏遠訪必覈其實憲使周善長薦之南曹於是判官崑山州之命既而調瑞安有慈溪民胡為人殺于財不得其情有司驗治鞠訊誣服具獄上連率大府疑焉聞子明有能名移使治之子明新去捶楚設方推誠殺者得誣服連引者數十人一時盡釋之人無識不識咸快慊稱頌不絕口士大夫

形之詠歌且相與來請叙其事余謂今之刑部尚書猶漢之廷尉也使子明當此任聽之專而任之久將無媿於古之人人材未嘗借用於異代而能使各得其職顧握黜陟柄者如何耳余於是乎有感書以行之

送鄞尉周居性序

括蒼周君居性刺尉鄞奉八十之父以行勤於其職而謹於事親嘗過余問所職三年受代而丁父憂貧無以返葬或勸其從佛氏之荼毗君不肯曰余父仕宦至男

爵骨肉未寒忍置之灰飛烟滅之地邪既又過余問喪禮至是將奉柩以還刺辭余請一言以自勗亦可謂謙謙好問者矣因告之曰余無以他事喻即子所行以為規夫人喜莫喜於祿養悲莫悲於輿櫬而歸一悲喜之間而人子之道在是矣然夫子謂喪與其易寧戚者非徒曰戚焉而已也蓋禮以中而止不得其中則戚猶愈乎易耳本之戚而禮以節夫動容周旋之間使毫釐不武武乃無歟乎送死之道盡則事親之道盡而

事君之道不外是矣子能不憚千里而奉其親又不憚千里而返葬之猶不自足而每訪於余充子之良心而慎乎禮何所往而不為忠與孝也吾子勉乎哉

送鄭極心序

廣信鄭極心挾數學來訪余於甬東精舍叩其所以則自河圖衍之以知人之富貴貧賤壽夭災祥如燭照龜灼小大弗遺見者徃徃愕眙而去既而徵余言余辭焉其請益固告之曰河圖者易之所出也自大衍蓋出河圖

中宮天五乘地十之數而為揲著之法自揲著法行於世而人知趨吉避凶聖人以開物成務易之用可謂大矣後世不是之求而取其旁支小派以支干生剋求入吉凶禍福雖時有中然問以人為而不出自然之理況其取用有淺深識趣有短長其能必有合哉極心之求能本其初而求之無以見聞之熟熱比諸家為驗然易雖出河圖奇偶之數而聖人繫之以辭則惟言夫易之理蓋理得則數在其中舉數而遺理君子不取也易之作

其於人倫之際君子小人之間扶陽抑陰之意所盡心
焉也故可以往可以無往猶豫進退之機命之著可也
而其君父之大綱善惡之取舍視吾義所在有不假夫
著者焉夫進其義而死生禍福有不計者君子之心也
貳之以數而死生禍福則依違焉豈君子之心哉故曰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極心用意於河圖其於易之道亦
有窺夫古人之際其亦先其義而後其數乎然則極心
不獨演易之數將明易之道不獨明易之道將大易之

用人能大易之用而名不彰者未之有也余言豈足為
極心重輕哉

欽定四庫全書

積齋集卷三

序

送帥府經歷白君詩序

元程端學撰

國朝統四海界諸道間置宣慰使以馭險要東南雄藩
 又兼都元帥以鎮之浙東轄郡惟七東北際海南接甌
 閩海外島夷舟帆來賓撫綏得道一方教寧比他道其
 責尤重凡膺此任者皆朝廷重臣其參佐僚屬必選才

望兼濟之士以充之貴清白侯由省掾史知名執政來
領都事事上馭下撫軍治民和調處置咸得其宜元戎
有所倚賴守令有所奉承名聞于上暨終更復升經歷
務稔事專厥績尤著秩復滿代者弗至衆皆幸之適丁
母夫人憂將扶喪北歸大夫士謂匪歌詩無以鋪繹萬
一或曰當斬然衰經之中豈侯所樂聞哉曰詩所以詠
歌人之得失三百五篇歌頌譏刺非為斯人喜懼也發
乎情之不得已為來者勸也侯之澤不可遂泯詩之作

其亦人之寓于言者乎于是咸執其母之紉于西門之
外而詩之以俟夫觀民風者取焉

送李晉仲下第南歸序

昔之舉士選於州今之舉士選於省省領州數十而登
名者不當一州之數是一州不一人於是有連數州不
舉者焉昔之治一經者惟意是適不必依經立義而宏
辭別為一科今也必明奧旨必守儒先成說而所謂經
義者又出人意意外研蹟明微以求聖賢指歸古賦詔誥

章表即昔之所謂宏辭者而今也兼之不持片幅悉由
記臆士之得與是選者厥惟難哉然才有所長命有所
遇其得之又若易然夫士之所尚知義命而安之耳知
義命而安之則窮通得失不以動其心宜若易然而實
難其人何者進士百取其一歷試諸難而得選於省奔
走數千里會試京師又三取其一而二不偶苟非持養
於平日不但為科舉學者孰免計較之私哉由是觀之與
選者雖難而易得不動心雖易而實難能易其所難者

予於晉仲李君見之晉仲靜慎人也家建康教諭上饒
舉進士於江浙省浮彭蠡絕大江遡黃河之險經乎魯
趙之郊五千里來京師而不得志於有司其儕或戚戚
至感泣而晉仲不一變其色且曰吾學未充命未偶耳
君子求其在我者自外至者非所論也非養之有素而
而不但為科舉之學者能若是哉余安得不為晉仲喜
也余兄敬叔先得交晉仲為余道晉仲美不絕口今以
同年會京師從遊三月聆其言察其中盡得其美之實

至是晉仲辭余南歸故余書其得於晉仲者以贈之且
志余兄不妄與人云

送蔣遠靜山長序

人固有同出於儒而異其設施者未可執此以議彼也
昔程不識李廣為邊太守不識正部曲行伍吏治簿書
人不得自便廣行無部曲行陣人人自便幕府省文書
二人者不相為謀然皆為漢名将儒之設教或範其程
規使讀必熟索必精劬勞困苦而後得或誘掖漸摩感

發志意使自為力雖各因其才然其成功一也故程伯
子和氣冲融而學者自化叔子嚴厲剛方而門人敬懼
亦若異道而世之為師者舍二程無以法果可執此議
彼哉泰定初江淞行省銓教官議者言百里之師所在當
擇建康臺憲在焉尤當得人以副宣明於是執政周謚
密訪有望之士以充之其郡有豈巖王君創江東書院
請於公得設山長而遠靜蔣君承之韓君及余兄敬叔
與是選敬叔首設講為人敦厚謹畏終日危坐與諸生

相對必使熟讀精思真知實踐本之晦庵西山教人之
意的以今日取士之法為書一編以行於世守其轍者
徃徃有成韓君則余未識其人蔣君乃余兄之友也四
明文獻之家惟蔣氏最遠而克世其家如蔣君者百不
一二然蔣君之性疏通曠遠博覽強記為文章而尤長
於詩今其徃而接余兄之武余恐受業者未安其教也
故先為道其質之所近意之所安與其並行而不相悖
者俾無間然於其初雖然蔣君升堂進諸生而見樞趨趨
之翼翼考其業而見其華實之班班將如蕭規而曹隨
則余不能知之矣

贈潘氏二子序

三代興教化行風俗美鄉國閭巷莫不有學其教莫非
窮理修己之實是故師友之間相率以從事者莫不以
窮理修己為務至于有司選舉亦莫不論德藝以為優
劣人之生于其間鄉閭以是教之師友以是率之有司
以是選舉之于是時能循循自飭弗荒弗替此衆人之

所易者也三代衰學校廢師友所從事者不一技而選
 士亦無常法然猶能宗三代之學者此君子之所易及
 者也及世愈弊而有司選士徃徃取對偶俳優之詞以
 為工于是師友率以趨時為務遂至于浮靡之風起而
 實學廢間有一二好古者從事于其實則師友相聚而
 笑之鄉閭以是致侮有司不以是見擢于此時能傑然
 特出卓然不惑獨其心欲追古人而從之者蓋君子猶
 有所難矣孟子謂待文王而興者為凡民無文王而興

者豪傑是也大德庚子余來桐川潘氏二子就余問焉
 余告之曰古之學窮理修己是已今之學俳優是已將
 焉從二子喟然曰學至于古而後可以為學也自是相
 與辯詰問難窮其源究其歸絕其外反之于內或以非
 世之所趨者告之則二子笑而不答嗚呼其亦有傑然
 特出卓然不惑之意歟今余且歸二子曰先生何以留
 我哉余嘉其欲行君子之所難也書以贈之二子長曰
 謙次日貴和從兄弟也

贈國學生伯顏歸覲序

古之學者誦詩讀書習禮樂之節射御書數之文然後有以斂束其情薰陶其性以成其材故禮有經禮曲禮至于三百三千必動容周旋無不是中而後可以言禮樂有五聲六律八音必訓習審察使無奢倫而後可以言樂至于射必內正外直進退適宜然後中正鵠御必範馳驅調其疾徐然後免覆轍雖書數之微亦研覃源委不差毫釐然後有實用而謂之通六藝焉吁何其煩

且難哉然養其外有素則在其中者益堅故其成材也易今之學者當六藝盡廢之餘兀坐終日誦四書五經宜若簡且易而造其微者難其人蓋六藝之事少而肆之以至于壯即其事可以明其理故人樂為其學而易為力四書五經聖賢之蘊誦而不得其意則其心困以怠怠則終棄之而難為功自然之理也然則今之學者終無成乎亦在乎不已而已夫禮缺樂壞射御書數相繼而廢非一朝一夕矣不可得而學也苟能即四書五

經而專之詳其句讀審其訓詁涵泳從容以求其意不
已則熟熟則泱洽而樂生焉學而至于樂雖微六藝之
具而六藝之本在我矣意既得知既至而行有不得者
吾未之信也國學生伯顏從予遊學勇而專困而不怠
遊國學三年將歸觀其親乞言于予予嘉其專于學而
懼其畏成材之難也書其所以易者以勉之

送吳友雲序

甬東道士吳友雲不問生產作業酒一壺詩一篇而已

其言曰方外之士以其餐霞茹芝騎麟翳鳳尋竒索怪
為人所難為之事乎非也玩物適情樂自其然以養其
生斯已矣故凡東南山水之勝未嘗不躡躑擔簦以嬉
又以為不足將北遊燕趙之墟觀光上國極臨眺之樂
一日來辭曰先生何以最我哉予應之曰子既自得子
之道矣予何最予行天下多矣蓋倦遊者也方馳擔息
肩晦明養拙日從鄉曲父老問桑麻消息教子孫為村
學究燕趙之士多予故人有問予者頌以是告之

送陳子敬序

武林陳子敬由泐漕掾升閩泐帥掾秩滿當改授且行
大夫士樂其志之有成也而詩之來請於余曰先生何
以行肅哉因勗之曰夫人之以吏胥進而膺一命之寵
難矣哉其始也籍其名於有司率數年始食於上三考
始一升又三考得改授其間官長之喜怨庶物之裨益錢
穀之虧盈功過毀譽之相尋利害禍福之所倚置身僥
倖之地而後能豫蓋有皓首而不遂者焉子敬亦由是

進而獨異乎彼者子敬美風姿談論舉止放手儒字畫
吟咏出乎其類信手僚友而獲乎上未弱冠不家食未
強仕即改授所歷無有阻抑摧挫之勞若輕舟遇順風
瞬息千里使世皆然由吏胥而仕者亦無難矣然君子
處已不敢自易而常難之故能斤斤儆戒飭慎求寡過
之地以成光大之業在易所謂安不忘危者余之所望
於子敬也然則子敬之仕也孰禦焉余既重其請故不
以頌而以規

送周以韶序

卷三

余教成均時遇鄞人問鄉之賢者得三人焉廉潔下士
稱宣慰副使姜公元位安詳治劇稱鄞尹阮君申之明
簡集事稱鄞尉周君一夔余雖雅敬三君而未識也次
年南還皆得交焉既余官史院三年而歸田姜阮二君
猶未代去周君亦辟為浙東帥府掾在鄞往來無間因
悉三君之為人而尤愛周君之才蓋古之仕者位大為
難小為易今之仕者小為難大為易古人道不行于時

則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祿養以求手其無愧今祿薄而
務益繁事細而責益重斯小者難也尉為九品而職詰
盜鄞又並海為劇縣私嗾巨姦竊發相繼一不獲即受
謫於州若府尉率不終其任自君之來發摘擯撫舉有
方畧一無所隱而人服其明連引者一無所問而人愛
其簡故犯者常少以其餘力勗公宇受他委連帥悅而
見辟佐府事又以能稱追終更不一齟齬今其秩當得
邑令其效當不止於尉以君之風流儒雅益以道自勵

雖為一郡理一藩當無媿古循吏鈞在求情豈其心哉
余又以能其所難者卜其所易者也夫樂道人之善而
不諛君子所與也余既為阮君紀錄于石而姜公之去
亦序其行今其往大夫士咸詩之雖欲已於言安得而
已乎

送江聲伯序

士有可用之才而不見用於世然後人惜之有可進之
機而不自進其身然後人信之其或非所用而不用無

所進而不進勢窮力屈而止者碌碌之徒耳句容江君
聲伯學博而通識者咸曰可以出而仕矣而未或遇也
一日躡屩擔簦來京師識者又曰其必有合也其少試
已乎既而集賢大學士趙公雅敬江君之為人將薦諸
省部而爵之君拂然曰吾楚產也觀光京國以廣吾見
壯吾氣而已出而求祿豈士之守哉長揖而去於是中朝
大夫士咸信其守而惜其去也詩以送之予亦樂道其
善為書于詩卷首

送應景茂序

明郡之東百理曰昌國明之屬州也其州刊山為城環海為郭平行豐腴可耕可居州人道即者必梯山航海而來若與世相懸絕者故民淳而事簡仙佛所鍾而怪異錯出蓋地靈然也予嘗謂其地所產非仙佛怪事所能獨當必有人焉領其秀者惜乎險阻跋涉未得與接也至治癸亥予計偕京師見昌國景茂應君於旅舍氣清而和學多而才又世家子喜而與之同居情至渥也

明年予及第助教國子而應君亦以善國語授學正建昌將奉檄歸榮其親請曰先生何以行我哉予告之曰孟子曰士尚志夫仕以行義而非以榮身與親也子筮仕之初盍前定所趨哉所趨定而榮身與親在是矣之營營於其身者若知所趨乎則世榮其身適所以辱其親也夫秦之與越相去遠矣出門而東西其轅不願步而秦越之路分子知秦越之路決於頃步則輟環天下皆榮身與親之道也夫然昌國之秀非子領之而誰

與予與應君家同郡出同居又平日願見於百里內不可
得而今得於數千里敢辭一言

送趙仲玉序

內剛外柔君子也外剛內柔小人也內剛外柔非矯也
君子之道然也和而不同內剛也非君子與外剛內柔
謂非矯誣也色厲內荏聖人比之穿窬之盜非小人與
然具內剛之質者必成於學學與質相資然後宏衍光
明而物欲不得引吾內故老而彌堅是謂義理之剛衆

人能用其剛於壯歲及其老而變焉者血氣之剛隨人
盛衰者也永嘉仲玉趙君為浙東帥府從事嘗訪余於
甬東精舍望其容謙以約聆其言理以暢訊其行事方
而不害其內剛外柔之君子歟其質之美歟抑學之力
歟故余因其所近樂與論剛柔之道及其受代而行也
書以贈之

送道士卓無為住虛白觀序

孟子謂古人修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人修天爵以要人

爵當戰國時風俗雖薄未若後世之甚也而其言已有
 古今之異况乎後世要人爵者且甚衆也然而猶有敦
 篤不外慕之士何哉蓋仁義忠信之在人自生民以來
 至于今也故雖時有變遷俗有厚薄而本心未始與之
 亡此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聖人者焉余於卓君無為
 益信無為本儒家子其父鄭山翁問學謙恭偉然為鄉
 先生無為雖離世為黃冠士而其愿慤勤厚有迺翁之
 風晏然若無所慕於世者於是主者與其徒愛之薦之

兩教所俾主奉化之虛白觀無為亦不喜色夫道家者
 流雖異乎吾儒之學然其心同一天爵也雖無公卿大
 夫之榮然受檄以領一方之衆亦人爵也其無求而得
 之豈非人爵從之之謂哉且佛氏以寂滅為樂老氏以
 清淨為宗而其徒爭相為長者棲迹于世甚則毆擊聞
 訟紛紛不已若無為者亦可為其徒勸也今果有人焉
 脩其忠信仁義充類以究其餘至乎有造豈無自然之
 效哉患在持之不力耳余於是乎有感於其行大夫士

咸詩之無為余祖黨外親也亦書其所得者于卷首至
順三年六月既望序

潘伯勉名字序

名出於父字出於友出於友無不善出於父名有善不善何
則人之生父命之名或因其材或即其事殷之君以甲
子名孔子以丘名孟子名軻鄭伯名寤生古之於名曷
容其心故有善不善至於字則始於冠焉古人重成人
之始而為之冠禮召賓友而字之夫賓友字之所以觀

其成德也觀其成德而為之字惡得而不善予嘗曰德
者名與字之實也名與字德之符也善其德而不善其
名與字可也善其名與字而不善其德可乎嗚呼冠禮
既廢人慈其子於襁褓而加之字矣及其長妄易其父
所名者有矣是以傑然其名字而不有其德者接迹於
世而無名字與德者蓋間世罕見焉建平潘氏子以貴
勤名其父能復古冠禮名賓友因其名字之曰伯勉夫
勤者天地聖人之德也日月星辰之所以運風霆霜雪

之所以交天之勤於生物也江河之所以流鳥獸草木之所以蕃^庶地之勤於成物也二帝三王之所以相因相繼孔孟之所以皇皇奔走聖人之勤於育物也可以人而受形天地具聖人德而獨異乎哉故孜孜^{矻矻}未至於聖而不已焉者君子之勤於修己也易不云乎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然則勤其名而勉其字豈不兼善己乎雖然名出於父也字出於友也而修其德以符其實則惟伯勉之所自力伯勉才清喜修余何以最余

特病夫世之贈言者以譽而不以規也故告之以此

王氏女貞節詩序

予讀孟子至由是則生而有不用由是則可以避患而有不為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夫有可生之道而不用有可避之勢而不為豈其懵乎利害禍福之間哉心有所主而欲惡有甚于生死云耳蓋吾知行吾義而已行吾義至死生不足動其心况榮枯得失之小哉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良有以也清風張君榮祖之母

王氏年十九嫁不一歲而孀姪子才五月男女未可知也王已誓不改生子得男長而教教而成以至于登仕版于是郡縣上其事春官旌其門嗚呼方其夫死而誓不改豈知見其子之仕與其旌異之榮哉蓋吾知行吾義而榮枯得失之自外至者舉無足論而天之_報施若合符節是則可矣于是士大夫詠歌其事而予書其所以得茲榮者于詩卷首

鮮于必仁割股後序

鮮于必仁年十七割股起母病士友詠歌其事者曰母者身之自愛其母忘其身非孝歟或曰身者母之遺愛其母虧其身非孝也其師薛景文叙其事出其詩示余曰子亦有言乎予謂聖人之道如正鵠學者如射_過焉不及焉中者難其人故曰中庸不可能也聖人設教抑揚進退俾中焉止已子夏三年喪畢援琴而樂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閔子三年喪畢援琴而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皆曰君子門人以疑孔子曰三年之喪

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故聖門無棄人必仁之為
其孝之過於愛者乎然余有覲焉夫孝者仁之發而先
見乎其初發而得宜為義中節為禮禮與義成人備焉必
仁童子也誠懇惻怛已足以敦敦澆漓醒頑冥矧學之未
艾安知異日不從容禮義中正鵠也哉其並藏詠歌之
辭觀必仁于成人之日何如

書

與單良能論學書

昨奉談論竟日甚樂也格言與旨謹已服膺其間一二
疑義敢質之左右僕聞孔子之教人也仁而已當時惟
顏子為庶幾故其問仁直告之克己復禮及請其目直
答之四勿而已其次告以為仁之方為仁之方敬恕是
也敬所以存仁也恕所以推仁也故其語仲弓曰出門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及其告
諸子雖因其質之高下淺深而藥之大概不出乎敬恕
之間故其語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語子貢曰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雖其設教多術不過使人復其本心焉耳。及觀其為仁之具則又不遇詩書禮樂而已。射御書數其末也。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禮曰十三學樂誦詩雖其學樂於童子之時而乃所以為終身成仁之地。而詩禮固其始事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故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不特孔子也。成周亦然。禮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

樂冬夏教以詩書。又曰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以壞於秦火再壞於漢儒訓詁三壞於老佛異說。四壞於文章。記誦詩書雖存而其用泯矣。然幸而孔子之書存乎世。幸而曾子子思孟子之徒誦而述之。幸而程朱之徒理其湮究其贖而其言已明。今學者苟能因程朱以求孔孟之說因孔孟以求詩書之用庶乎有以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相傳者如此。孔子之所以教人者如此。權衡丈尺秩然在我。又以身體而力行之。敬以存

之恕以推之接物之際合聖人之法為之非聖人之法
改之積力既久自至一貫之地則禮雖廢樂雖壞為仁
之具雖缺而為仁之方尚有賴也至於不勉不思從容
自得者乃生知之專學者之極功非一舉而可得者也
故曰先難後獲近世學者好簡厭煩喜上達而厭下學
樂升高而忘自卑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
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
心所欲進德豈無漸乎謝顯道謂朱子曰天下何思何

慮程子曰是則是賢却發得太早然則程朱教人與孔
子不相悖也此天下所熟聞而僕之所陳為贅者也今
足下曰吾服孔子而已曾子子思孟子程朱皆秋殺之
氣得其一體者也禮廢矣樂壞矣譬之十間之屋壞其
九矣得其一者謂十為一可乎且云朱子許曾子子思
孟子傳道過也此僕所未喻也夫聖賢有不同者化之
守之之謂也其曠然大公不以私意累其本心則一也
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

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得一體者可以語子
貢宰我游夏之徒若夫曾子子思孟子則具體而微者
也傳所載曾子子思之事有有過焉者其中年事也晚
年所造蓋不終於此也且曾子傳道之說其亦有自孔
子弟子顏子處死一貫之旨獨告曾子觀其易箒之言
曰得正而斃焉非朝聞夕死之謂乎韓子亦曰諸子之
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得其宗
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軻之死不得其傳故大學中庸

孟子者三子憂後世之心也傳述之以輔翼聖人者也
今因其言以求其心其有悖于孔子者幾希雖當禮廢
樂壞之餘而聖賢脩己治人之大經大法固因之而有
在也何得遂謂無傳乎至於程朱之言則又其遺意也
史果齋有言程朱之徒述孔孟之意而不敢毫髮損益
於其者間得其心矣且屋雖有壞堂室苟存可遂不理
乎遂不居乎遂不遺子孫乎夫自禮樂廢於千載之上
程朱之徒盡力於淪沒破碎之餘剖析於毫釐得失之

際求聖賢之心而以身體之鞠躬至死其亦勤矣雖其
立論辨析馳騁不如孔子之渾然簡易其不得已而救
弊之辭故曰衰世之志也昔者孔子當三代盛時春秋
亦不作也韓子曰孟子功不在禹下僕於程朱亦云足
下又謂聖人復起果止此乎僕謂聖人復起亦不失其
本心而已如其得位必將損益古今制禮樂正人心然
六籍之大法不易也如不得位則亦如孔子之補殘缺
存聖軌裁後學詔來世而已曾子子思孟子程朱之言

有所不廢也故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
足下又謂聖人復起必不拘拘先大學次論孟次中庸
次五經之誦讀而已僕謂聖人復起必用孔子教人之
法必不置大學於一隅而別為法也必不先五經而後
四書也必不先春秋而後詩書也必不先行而後知也
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傳說亦曰事不師古匪說攸
聞且就致知論之讀書亦無序乎譬之人生孩提而童
童而冠冠而娶娶而仕自然之勢也孩提而冠則非禮

童而娶則夭矣故子夏曰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焉可誣也足下謂讀書者學者之一事斯言是也僕謂讀書者致知中之一事致知已不止此况致知為力行之地乎程子論此備矣然致知之始舍讀書又將焉務今禮樂壞矣射御書數又無其法處今之世者惟有循序讀書以明其理理明而後有以辨古人之得失察事物之是非而後可由敬恕以養本心也况禮樂既壞本心有不安壞者乎大學所以先致知而後誠意者正以此也未有

所知而欲行猶不知南而遊越不知北而遊燕也大學者指燕越之路者也若必待聖人復起制禮作樂而後學樂焉吾恐死而有不及也足下論朱陸之爭徃徃多陸

少朱謂陸氏之徒躬行者衆朱子之徒辨論過多僕謂當人當觀其理不當觀其迹傳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夫尊德性誠意正心也道問學致知格物也就大學論之致知格物先也誠意正心後也道問學以為尊德性之地也陸氏之學舍問學而尊德性者也朱子之學尊德性

而道問學者也生之者謂之自誠明學之者謂之自誠
 明陸氏之學欲自誠而明以聖自居而實不易至者也
 朱子之學自明而誠由學而至人所可及者也佛氏之
 說一悟即了儒者之說勞而後通也朱陸門人大畧如
 此足下又謂周子太極無極之說端自佛老通書之語
 淺近甚多朱子釋太極強為幹旋僕謂此事可以心體
 難以口辨以心體當自得之以口辨則朱陸辨之詳矣
 不在畫蛇添足也足下謂程朱者時之所尚故吾之教

人不得不然尤所未安也王安石曰時然而然衆人也
 已然而然君子也足下苟知程朱之謬當自為一法以
 教人可也教人者本諸心見諸體貌形諸議論懇懇而
 導之猶懼其不能諭况非其本心而姑從其說僕恐受
 業者疑其所從也僕與足下同此心者也足下好義樂
 善非好勝已者昔者之論其有激于世之人上孔孟下
 程朱給談鋒衍辭藻如陸氏之為者尚少故也僕恐聞
 足下之言者將謂曾子子思孟子程朱不足學孔子生

知又不易進德者終不得其門也鄙見如此及不幸終
教之

欽定四庫全書

積齋集卷四

記

東湖書院記

元程端學撰

鄆城東三十里有湖焉山圍而獻秀水島而光浮舟行
若乘氣凌空不知身在塵世也其址有谷曰鄆麓土腴
物阜居民鱗集余少時嘗從友仁孫先生講學其中欲
結居讀書以領湖山之勝顧南北驅馳未遑也池陽阮

侯申之之尹鄞也興學尊師以為治陸君天祐有子曰
某曰某感其尹之化而思其父之遺命即其地築義塾
奉紫陽朱子像以教一鄉之子弟講有席息有榻與
庖福之所食飲之器雖微而完既又割田一百有五十
畝為報祀廩餼之須泐帥王公名之曰東湖書院堂曰
育英為書大字以榜嘉其志也於是阮侯延吳君思永
端席設講招賢訓導陳君某專其教復介余友趙君奎
孫君俞叔來謁余文以示夫學且學者使知勗焉余謂

世人負千金貲出所贏崇佛老舍以邀福田利益今陸
氏不及中人之產乃能殫力以淑其鄉人其志未可與
時俗語也且其事有感於余心者乃為識其本末而告
之曰古今之學不異而其效不迨於古者盍思其故哉
古者二十五家即有兩塾黨術有庠序國復有學民無
貴賤皆得受業今之州縣學若書院非士類不入而農
工商賈無所於肄古者自洒掃應對至於窮理存養小
大有序食息起居莫非為學其脩於家者皆出而經國

理民之本今之學者句讀未分已事割裂裝綴闕靡之
習肆然自侈其所長而不知無所用之嗟乎義利不明
為人為己莫辨而後天下無全才為師者以是教其徒
父兄以是令其子弟人生而蒙枉其路而塞其明奈之
何其有造也然則凡遊此塾者必洗其陋必圖其新學
朱子之學而不徒像設為尊師之具豈惟一鄉之幸歟

上都國子監題名記

泰定二年四月十一日將仕郎國子助教程端學以請

生隨駕至上都學錄王琰伴讀張汝遴裴士完顏恪楊
鉅在行十九日開學七月二十六日南還余之來也見
學舍新美而器物有未備者言諸御史臺中書工部留
守司得木及工為牆以限內外為門以謹出入為棧閣以
禦濕為座榻以即安復言諸集賢院中書省中書刑部
得官奴以充守者其未備者則待後之人因登諸生而
告之曰君子之居也一日必葺有司之事不敢不勉學
者欲德之有諸躬也非可取具一時如此後者然猶經

營攻治之久而後有成况學乎觀此亦可知所警矣此
行也治書侍御史蔡公逢原厲意學校故克有濟國子
司業虞公伯生仍以進講經筵同寓斯堂將行改除秘
書少監云七月既望記

文安侯祠堂記

大
中大夫秘書卿上輕車都尉封陳留郡謚文安阮侯至
元二十有一年同知慶元路總管府事有能聲尤殫力
庠校士民德之厥後鬱攸燦延鄞學校楹楹僅復而頽

缺焉泰定元年冬侯之子某來尹鄞謁先聖于學周視
喟然曰昔先君泣是邦以興學為施政首今庠陋若是
責不在我耶計租入廩餼外無贏乃捐以俸裁冗費規
貨財僦工役權力考宜大修殿堂齋廡櫺星儀門漸次
繕完創校官廳壘石為垣塗墍黜堊祭然峻整又塑從
祀像鑄銅為壘爵且懼異日葺補莫繼城一里而近有
沮如可田募民耕之得一百二十有五畝白同僚請會
府歸之于學學舊有田占于豪右案籍復之久蕪不治

招徠闢之歲復益粟若干石六歲之間不辭焦勞底于
訖功教諭永嘉吳思永實承其事既訖之士感而相謂
曰學孰為大教養為大來者無居教不可施歲入無幾
養不可為今吾尹既廣厥居又厚其入以惠我士類昧
所報可乎將為尹建生祠于學尹聞而謝曰職分在焉
又先君之志敢有其功乎請益力而辭益固則又相謂
曰尹以先君子之志而不居其功盍祠文安以旌之或
曰文安遺愛在一邦獨邑庠祠之其若尹之功何曰古

者稱人必本其父兄師友矧吾儕嘗均沐文安之澤而
尹以繼述為務揆所元而演其澤於無窮以明尹之志
誰曰不宜於是即堂之東偏為祠以奉焉尹弗能止也
祠成屬筆於端學以刻石示後勤余桑梓之邑雖欲辭
不得而辭侯諱某字某池陽人以若山自號云

環秀亭記

淞西財賦都府率以雜職任其事邇者朝廷欲清其源
徃徃以憲臺官居之於是前燕南廉訪使義甫魏公為

都府總管然常情終以輟近侍去清要快快思代公獨
曰錢穀甲兵皆吾分內天下事非彼為則我為我居清
流誰任其濁怡然就職正已帥下會計必當出納必均
庶務既理則以其餘暇高望遠適情玩物若自得焉所
寓官舍之後作小亭以臨大江其東西樹林翳翳畫陰
夏涼北依吳山若屏障欄繞南則潮汐往來風檣追逐
越雋吳境獻奇效技於一寓目之間如凌清氣出入寰寰
下瞰培塿而不知身在茲亭也至順三年秋余校文江

西道錢塘訪公寓所飲于亭中握手道故舊極歡坐見
暮色自江山來而忘其去于時亭初成公請名且屬余
記之因名曰環秀而為之言曰山川勝槩有遺乎古而
顯乎今者非天之啟開異狀也以吾自得之趣契彼之
勝云爾勝槩無盡而趣有淺深故有淪沒於平日而發
越於一時者以公之齊物我一得失斯能排紛擾而處
優游掃塵囂而接清曠隨所在而樂其天也曩某獲侍
公子朝知公為悉故喜為書之以告夫登斯亭者庶有

以識公之心非直為臨眺之美而已也

定海石塘記

四明郡東北六十里有邑曰定海邑治東北可三里即
際大海颶風怒濤奔駛衝突或破民廬官舍宋淳熙四
年江海為一幾不可邑先是防以土木歲輒潰決護以
版石與潮俱去淳熙十六年明守岳甫言於朝出官緡
命通判林楠統制王彥舉統領董珍築石塘六百有五
丈高十有一層廣上斂石厚一尺敷平倍之從橫布置

颶

如畫幕局奠其址以巨木實其背以厚土殺其勢以萬
椿椿設常法以時脩繕俾勿壞水患既平邑以牧寧厥後
有司失於修舉塘漸圯不支至大三年完公顏某來守是

邦乃大修之財出於民而不告勞備禦堅緻視舊有加
民咸德之後十有八年公復帥浙閩鎮四明巡行疆土
覽舊跡之具存懼前功之莫續慨然增感塘舊有碑宋
太守林栗撰載其本末頗悉歲久而仆慮莫考所元乃
來請文將刻石示後余聞故老言有塘以杆其衝斯可

以邑有邑以輸其外斯可以郡然則茲塘非直一邑之
衛實一郡之藩其績為大然智者防其未然常人救於
既著岳守創之公復葺之使繼繼承承少罅必補雖微
顯功可底永久苟患至而圖將何及焉此公之所以拳
拳於茲久而不忘者也吁天下之事皆然豈惟茲塘也
哉是為記至順元年九月望日記

瑞州路推廳記

希古王君宗彛李君為瑞陽郡推官李君名其所署之

廳曰明誠王君書二大字揭之楣間予適領郡幕事請
予記之辭既不獲為之言曰明誠之名本諸子思子自
誠明之言乎原其義若不相似者蓋子思子以學而此
以治也論學則先明後誠論治則誠體明用此其異也
舜命臯陶曰汝作士惟明克允夫兩造其備情偽混淆
非明莫簡其乎跡與情殊辭有辨訥非明莫燭其微犯
有過故服有重輕非明莫持其平作法有限事變無窮
非明莫審其權理官之職舍明何以哉然豈徒察察發

適鉤距求情為明哉有誠焉為之體也夫刑者弼五教之具古之聖人教民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不率則刑以一之非特刑以明亦非特刑以治也有民不教則五品不遜而有訟訟而刑末矣孔子曰必也使無訟乎又曰刑期于無刑夫聽訟而使無訟用刑而期無刑其道安在亦曰以吾真實無妄之心達之于彼彼將誠服而凡隱微潛伏之狀自不可掩故始不免訟而卒無訟始不免刑而卒無刑無訟無刑教化乃洽

唐虞三代刑措不用非以是哉秦漢以降舍教任刑自申韓倡刑名之學天下宗之律愈嚴而弊愈生刑愈濫而姦愈作深文危法民無措躬廷尉如張釋之天下無冤民于定國民自以不冤大理如楊注曲盡人情唐臨折中稱意可謂善用刑矣然而不得方諸大舜孔子者何也明雖盡而誠未孚也矧用刑於不教之世哉故明出於誠誠則自明明誠相資庶矣茲名其廳抑有意於斯乎因書于壁尚俾來者有同此心者云

海運十戶所願記

古封建之世天子賦粟於畿甸諸侯賦其所封勢定而力均地近而民逸自秦郡縣天下歷漢唐漕運於四方踰越江河轉輸數千里官司之須兵民之儲調發不時饋餉非一水陸既阻民力遂疲迨我皇元混平區宇始創海運取東南並海積粟以實京畿置三大府吳分六所設官專職買舟傭工悉酬公帑民不知勞神模遠畫度越前古明越當海道要衝舟航繁夥甲他郡而治所

在明獨庠陋弗稱至地壓不可支天歷元年夏達魯噶安達拉齊武節將軍暗篤刺公至官欲撤其舊而新之曰吾聞

信而後勞其民吾之政未孚不可以有為於是閱漕戶之貧弱逃徙繫虛籍者悉縱之異時傭直旁落徵集煩擾悉做草之多授方畧察良窳勤怠示賞罰上下既洽乃損已資二千緡以倡隸漕籍者咸感奮興繕富者效泉力者輸役始事於是歲十有二月越明年三月訖工自堂至門列兩廡為吏舍為藏書室聽令之廬庖庫之

所各有其序又即其東市民地為廡廡以極數之內外凡
八十有六墜茨黝堊煥焉稱美既落成乃相與來請記
其始末余惟古之君子作事識先務斯易為功公欲興
廢補弊能俟其信而後動宜不擾而事集人見堂廡之
翼翼抑知公之治其事之本乎前茲十年公嘗提舉明
之舶司公字之新亦自公始前後成績左右輝映又知
公之心久而弗渝也是可書已公字某大都人其視哈馬爾
公為都府萬戶有聲公之為政蓋有所自云

靈濟廟事蹟記

惟天陰隲下民凡涉大險必有神物效靈以濟之若海
之有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是也我朝疆宇極
天所覆地大人眾仰東南之粟以給京師視漢唐宋為
尤重神謀睿睿筭肇創海運較循貢賦古道功相萬也然
以數百萬斛委之驚濤駭浪冥霧颶風颶檣失利舟人
隨守危在瞬息匪賴明神有禱斯答其罔攸濟故褒功
錫命歲時遣遣使致祭牲幣禮秩與歲瀆並隆著在祀典

去年冬慶紹等處海運千戶所達唱齊曾花前進士納心

公至官廉靜易簡庶事畢理神廟適通治所以累朝加

封錫號之典發祥降祉之績未刻于石懼久將湮乃謀

諸察案具本末請記謹案神姓林氏興化莆田都巡君

之季女生而神異力能拯人患難居室未三十年而卒

宋元祐間邑人祠之水旱癘疫舟航危急禱輒應宣和

五年給事中路允迪以八舟使高麗風溺其七獨允迪

舟見女神降于檣而免事聞于朝錫廟額曰順濟紹興

二十六年封靈惠夫人三十年海寇嘯聚江口居民禱

之起風濤雲霧神見空中寇潰獲全州上其事封靈惠

昭應夫人乾道二年興化大疫神降曰去潮又許有泉

可愈疾民掘井其泉湧出飲者立愈又海寇作亂官

兵不能捕神迷其道俾至廟前乃就擒封靈惠昭應崇

福夫人淳熙十一年福興都巡檢使姜特立捕温台海

寇禱之遂獲封靈惠昭應崇福善夫人既而民疫夏旱

禱之愈且雨紹熙三年特封靈惠妃慶元四年甌閩諸

既一字

郡苦雨惟莆三邑禱之霽且有年封靈惠助順妃時方
 發閩馬舟師平大奚寇神復效靈我明彼暗賊悉掃滅
 嘉定元年金人入淮甸宋兵載神主戰于花靛鎮仰見
 神兵布雲間樹靈惠妃旗大捷捷及戰紫金山復見神像
 又捷二戰遂解合肥之圍封靈惠助順顯術妃嘉定十
 年亢旱禱之雨海寇犯境禱之獲息封靈惠助順顯術
 英烈妃嘉熙三年以錢塘潮決隄至艮山祠若有限而
 退封靈惠助順顯術英烈嘉應妃寶祐二年旱禱之雨

封靈惠助順嘉應英烈協正妃三年封靈惠助順嘉應
 英烈慈濟妃四年封靈惠協正嘉應善慶妃景定三年禱捕
 浙江隄成加封靈惠協正嘉應善慶妃景定三年禱捕
 海寇得反風膠舟就擒封靈惠顯濟嘉應善慶妃寶祐
 之封神之父母女兄以及神佐皆有錫皇元至元十八
 年封護國明著天妃大德三年以漕運效靈封護國庇
 民明著天妃延祐元元年封國護國庇民廣濟明著天妃
 天歷歷二年漕運副萬戶巴克宜月中監運舟至三沙颶風七日

遙呼于神夜見神光四明風恬浪靜運舟悉濟事聞加

今封廟及神納心臣公言至順三年余押運至萊州洋風

大作禱之夜半見神像頓息其隨感而應類此神之廟

始莆徧閩浙鄞之有廟自宋紹興三年來遠亭北舶舟

長沈法詢往海南遇風神降于舟以濟遂詣興化分爐

香以歸見紅光異香滿室乃舍宅為廟址益以官地捐

資募眾創殿庭像設畢具俾沈氏世掌之皇慶元年海

運千戶范忠暨漕戶倪天澤等復建後殿廊廡齋宿所

造祭器余既叙其事乃作詩曰

粵稽古昔人道事帝在傳具陳帝皞神芒祀于世世或

君或臣洛神湘妃爰以陰類生人沒神婉婉天妃捍患

禦災自其居室祀于莆田拯溺湊財廟號肇錫遂徧閩

浙鄞廟崔嵬百世血食濟險驅癘霽霖雨暘擒賊解圍

來自靈惠封十五更曰夫人妃迨我皇元萬斛龍驤絕

海遠畿東南庶邦島夷蠻裔獻琛是職波晏不揚如履

康莊神惠孔碩天子曰嘻精噫以享毋怠毋斁徵號四

加表此殊庭以報元功
鄞江洋洋潮汐送迎我作銘詩
刻石之貞式昭無窮

跋

跋浮屠信中孚遊蓬萊詩卷後

儒與佛異道儒嘗闢佛佛嘗詆儒然差之毫釐則卒相
竊韓子所謂儒名而佛行佛名而儒行者也蓋儒佛皆
人耳人性善而發于情有善有不善者以其所感者異
也佛者見情有弗善遂欲滅情以復性雖有耳目口鼻

四肢之體必欲置之無用之地夫情即性之動情滅則
性無用况無可滅之理歟此儒者所以闢佛而佛亦以
詆儒者也然儒而好高或流于佛而忘自反佛而有為
乃歸之儒而不自覺若中孚者非佛名而儒行者歟中
孚氣清意淡工于詞華樂與大夫士交而所寓必焚香
掃地披經讀書揮經灑翰有出塵趣凡東南山水之勝
未嘗不躡躑擔簦以嬉前年自天台歸復與大虛師買
航絕海為蓬萊遊凡有得必誌之以詩辭旨清新非特

其徒有弗及而已夫詩文固儒之餘而中孚于其業之外而慕之嗟夫使中孚而歸之儒安知其不入室也哉
吾于中孚有感

跋二史公唱和詩

四明文獻故家史氏為大一姓三相侍從守使不可勝數蓋與國相為盛衰者也然雖婦人小子皆知本于夫人葉氏一念之貞與八行太師積累之功可以訓矣迨宋季世猶見資政觀文二公創鄮麓廟庭序昭穆會拜

其叔姪兄弟唱酬諸篇怡怡融融氣象見于言外嗚呼盛哉迄今餘六十年時異事殊顏垣荒址過者憫焉菊屏司戶蓋諸伯也其子洪父誦故典如流出墨本相示庶幾愛禮存羊碩果不食之意其善繼述而厄于勢者與其子孫皆能以洪父之心為心江左夷吾猶一日也然有賢有不肖彼頑冥淫酗持箕裘與人惟恐後者觀其詩亦有羞惡之心乎

跋嚴子秀詩卷

嚴公子秀為南陽來威屯令有善政迄今二十八年郡人猶能求四方士大夫之詩以詠歌其事何其思之益久而不忘邪蓋前人之令屯田者率能使農事理恒數登斯為善政矣今公為治有本末緩急蒞事之初洗宿蠹布綱紀却私饒散羨息于耕民民既足食則每屯設學擇師而教其子弟彼三時治田而冬讀書明道義以變其俗不啻若父母之字其子嗟乎此其益久不忘者歟三代之政弗過是也而嚴公行之于來威效已若茲

使以是治其國家其得民詎止是耶公之善政且見于魯公子翬與魯公竹友之文茲不復論余獨論其為政而知本末緩急者其效蓋如此云

跋孫氏義兵詩卷

古井田法寓兵于農民各得持弓矢以自衛後世異是寇至即愕眙相視袖手待死過浹易旬官兵始至而民家抄掠盡矣有志之士能于其下而不能使之復古也賊蔡之寇寧都若孫君良臣之捐贖財置攻具紓官力

衛鄉邦非其有愛人利物之心而規樞素定者能若是
邪有司既旌其門而朝中大夫士復樂歌咏其義余因
以為井田未易復也持鈞衡者有能於井田寓兵之法
而行豈徒一鄉之衛天下之衛也于是乎感

跋呂與之修禊圖

蘭亭之會一時名士風流標致後世慕焉然世不傳其
文而傳其字使不有其字文將不傳其事泯滅可知也
字者騷人墨客適情之具而人君好之唐太宗使蕭翼以

計取蘭亭真蹟於僧舍幾乎玩物矣房玄齡又以權謀
薦翼其輔弼果王佐之道哉及太宗不豫特幸玉華宮
謂高宗曰蘭亭序可與我去以天下之大豈無他務可
屬邪成王末命曰率循大亦變和天下又曰爾無以釗
冒貢于非幾太宗能不愧哉余閱晉齋呂君所藏修禊
圖於是乎有感

跋夏氏詩文

右聯魁堂類藁一卷廬陵夏道存所作余得之其兄今

考官會稽令仲善君所讀之累日愛其用意幽遠文辭
雅潔不肯為世俗浮靡一言一字便益昌其氣追古作
者不難到也仲善令興國時道存實從之學仲善亟稱
其能又稱其工舉子業果然必為名進士矣昔謝康樂
善為詩每見從弟惠連輒得佳句至今人稱二謝傳曰
二惠競爽夏氏其有焉

跋朱府君詩卷

番禺朱克用以山澤之臞至遇今上皇帝于潛邸扈從

說書有勞出領郡兵佩金虎符為千夫長士君子題之
謂克用非有文武長才何以至此而克用且退然儒者
不易其素也問示其先君子臨終時手寫詩一首若預
期克用之達者蓋知子莫若父也道德文學功名富貴
皆足以大其家顯其親要在人之所存何如耳膏沃而
先源深而流長朱氏之大其可量哉

欽定四庫全書

積齋集卷五

表

代右丞相監修國史賀正表

獻歲發春齊玉衡之七政望雲就日開金闕之九重夷

夏來同堪輿協慶中賀聰明淵懿剛健粹精持敬守仁

法祖宗之遺訓橫經問道闡聖賢之宏規固大本于家

邦導泰和於律呂臣某叨司政柄兼總文林石室紬書

元 程端學 撰

言動有難名之德瑤觴稱壽臣鄰共歸美之誠

翰林院賀正表

皇圖紹統慶鳳^曆之一初元會歲儀對龍光於九陞陽
和滋長品彙咸亨中賀應天順人修文偃武奉祠清廟
馨香達於神明肆眚端門恩澤浹於臣庶干羽備兩階
之舞衣冠來萬國之朝臣某等叨職詞林欣逢華旦鏤
白玉之牒敢誕紀於豐功進紫霞之觴願宏開於壽域

國子監賀正表

四序開端肇春王之正月千官拱肅祝天子之萬年宇
宙同歡神人胥慶中賀心同堯舜道揆商周仁洽民心
績服^啟昇平之運政遵祖訓垂衣衍泰定之符大闡經
筵詳^治治道臣某等叨恩溥澤典教成均願育英才輔
隆基於永固有來景福與獻歲以俱新

二儀交泰躬寶^歷以履新六服會同御端朝而受祉神
人胥慶上下同歡中賀省方遣使^關視聽於四門命相
得人示儀刑於百辟邦圖宏大民志輯寧臣某等典教

成均與朝聞闔天休滋至知膺福之咸宜治具畢張見
修文之益備

碑

知興州程侯去思碑

程侯為興州有善政州民某走京師踵門請紀成績予
家四明為浙東帥治所侯嘗為都事廉慎明恕時上命
司憲者歲擇守令二人以公名聞擢知興州余既稔其
人不獲辭詢治狀曰侯以至治三年夏來為是州召父

老與坐問民所最苦父老曰吾州介兩都間土磽民窶
賦雜後煩吏入民廬舍叫囂旁午箕歛無藝民以失業
侯即禁吏不得輒至村落呼里胥約凡民有訟其當對
者以某日至賦於民亦如之民大喜悉如約不敢後又
問曰民瘼不獨此也抑情有未紓者乎父老曰歲官市
麻若干律先給直什八餘侯輸物始授先所給直既盡
于輸運徵求後所授者吏復匿入已民抑首伏氣無訴
侯詰吏得所匿錢二萬償之又官養驛若干歲給芻粟

錢二萬吏皆匿_避與侯復追給之民益喜侯曰此特其
害政者未及為政也於是布條教申法禁理辭訟誠寬
獄節冗費惜農時宿蠹藏姦喘汗屏息民稚產相慶曰
侯蘇我垂死衣食我寒餒聰明我盲_贖有守如此其忍
欺之凡有所為必曰侯聞之為何如於是無情者不敢
訟於庭豪強者不敢凌暴單弱上下守法囹圄為空御
史行州縣至侯所無所案有事悉委侯以去侯之政若
此吾不能悉舉其槩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

能以自行_心愛民而無_施設之具謂之徒善設施有具愛
民不至徒法耳徒善民不治徒法民不懷故世艱良守
令侯之為州能使民信其教惠其澤其愛民且善設施
者歟夫設守令非直行簿書督租稅_{已也}必除穢草姦起
痿紓瘁宣上德厚生_生民若侯之施於興者可以為法矣
侯名某字某廣平人也

鄞縣阮尹去思碑

鄞邑治密邇元戎大府_民庶事夥自令丞主簿鷄鳴馳

錢二萬吏皆匿不與侯復追給之民益喜侯曰此特其
 害政者未及為政也於是布條教申法禁理辭訟誠寬
 獄節冗費惜農時宿蠹藏姦喘汗屏息民稚產相慶日
 侯蘇我垂死衣食我寒餒聰明我盲贖有守如此其忍
 欺之凡有所為必曰侯聞之為何如於是無情者不敢
 訟於庭豪強者不敢凌暴單弱上下守法囹圄為空御
 史行州縣至侯所無所案有事悉委侯以去侯之政若
 此吾不能悉舉其槩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

能以自行心愛民而無施設之具謂之徒善設施有具愛
 民不至徒法耳徒善民不治徒法民不懷故世艱良守
 令侯之為州能使民信其教惠其澤其愛民且善設施
 者與夫設守令非直行簿書督租稅已也必除穢草姦起
 痿紓瘁宣上德厚生生民若侯之施於興者可以為法矣
 侯名某字某廣平人也

鄞縣阮尹去思碑

鄞邑治密通元戎大府民庶事夥自令丞主簿鷄鳴馳

謁大府又至於會府乃得署邑事送迎會期又作而去
 盖有連數日不署者焉聞訟徵役富民各挾勢以請微
 忤輒摘小過相持非有精敏治劇之才莫或理之其闈
 茸迂踈者聽驅策受訶譴謹不暇而暇及民乎哉故人稱
 治勤為難泰定元年冬池陽阮君申之來為是邑見邑
 庠庫陋首議繕修病窮鄉無學廣勸造焉問民所最苦
 咸曰悍卒至鄉落丐取無度隨設厲禁賦役不平使民
 自實以均之訟獄滋多悉心推讞以決之水失其利利築

防瀦之義倉失實躬詣覈之治所湫隘尋經營之以至
 處同僚御羣吏事上恤下舉不失宜於是士民鼓舞樂
 其初政之美三年而學之宮牆像設祭器悉完閒田既
 入而士有養東湖義塾初而鄉有學農不見吏而鷄狗
 得寧田有簿書而科役莫隱刑無酷虐而貧弱以蘇迴
 沙渚聞益固而瀦防得宜鄉社委積而出歲有備暑位
 廊廡外門畢構而翼翼以茅人始信其非苟悅於一時
 者也當終更代弗至又三年弗懈益謹人益信之盖啟

之為人廉靜篇默善發慮雖倉卒無遽色群議有可
否徐以片言折之衆志自定故能處紛擾而弗眩遇險
而不懼宜乎二府推其能同寅愛其和吏憚其嚴而民
懷其惠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斯有終者乎及其
代而去也庠校之士暨鄉之父老咸曰令在猶陽和煦
物物各自私而莫知其誰之力令去而思矣相與踵門
請曰願有紀將樹碑于學以無忘令之德余曩在史院
守令有異蹟輒采以示勸常慮傳聞之異辭也阮君之

政余既親見之可書也已君字周翰號理齋嘗同知黃
巖瑞安州事所在有聲於鄞能治其所難故也者云

銘

潘氏書塾銘

受天地中曰仁與義智者義藏禮者仁著惟是四性萬
理之綱體厥靈臺真靜而彰隨類感通循循魚貫隱顯
精粗內外無間忠以盡之恕以推之信以實之敬以維
之持敬伊何正冠與衣頭直視端手恭履遲慎言肅氣

如見大賓豈在遠求厥心斯存戒慎恐懼養靜之方謹
 微慎獨察動之防造次弗違中德乃脩守熟自化三才
 成位四氣日月合運齊光千聖繼繼一本萬更惟聖性
 斯惟賢復斯學則修斯下愚斲斯^充虛實光輝君子體胖
 是外非內小人之姦唐虞三代貴賤與知鄉國閭里出
 此曰違秦漢以降上下昧茲訓詁是覈^誇辭復滋聖心
 既湮生民罔^周遂積習生常修者曰異周程既作朱子紹
 之^{混命}崑崙再闢三光重輝^西儒^祖習岐為二流其有志者
 是侮是俯良心既阻攸執遂隳哀哀生民醉生夢死尚
 幸厥中無有今古克念作聖請事斯語我匪曰明疇聞
 斯言敢告小子自知為賢

涵養銘

心妙不測出入無時養之有道敬以為基持敬之法正
 其衣冠手恭足重頭直目端坐如^塑神立如受物正色
 慎言斯須毋忽整齊嚴肅常使惺惺外體斂束內斯清
 明方其靜時儼若有思戒慎恐懼自不外馳一物莫容

鏡瑩水止不偏不倚萬理之體感物斯動心為事官隨
事觀省善惡兩端善也吾行不善克之勿候其著必察
其幾動靜主一期於無欲惟勿助長積力乃熟一失其
操厥靈外騫私欲既熾舜蹠殊路居處必恭執事必敬
與人必忠養爾正性

信齋銘

五行惟土寄彼四氣信在人心靡有定位四性雖完匪
信不實萬感紛紜匪信不一前哲遺訓何獨謹言酬酢

之際匪言弗宣樞機不慎表裏皆偽言雖一端乃與行
對信言謹行存誠之幾積久斯誠誠斯無為天以斯誠
播此萬類聖人以誠參贊天地久矣此信作聖之功誰
其維之在敬爾躬

八柏堂銘

歲寒後雕松柏並稱稱其生時不同衆榮乃若棟梁柏
全其天松久斯腐柏久益堅樹柏惟八其義何庸老陰
之體易卦之中自八而下歸于太極八而上之萬變不

測孰名其堂弋陽熊君匪名惟美將昂其身身既有之為家之則子孫是訓永保成式

說

浮屠雨龍師溪號說

余隣屠商鄉出時賢所述浮屠雨龍師溪號說若干篇示余曰子亦有以發之乎余疑而問焉夫時潛躍者為龍其潛也雖溪谷汙湫以至蟲魚草木之微皆得以淪其跡託其神焉其躍也噓風雲感震電薄三光動天地潤

萬物洋洋焉下上浩浩焉不究其窮也故龍與聖人參聖人處則棲棲一窮士耳出則使萬物各得其所百世蒙其澤而知莫知浮屠之教混象理外形骸舉體遺用馳心茫洋之鄉一以寂滅為主今雨師為浮屠而有取於龍溪焉傳曰龍非池中物夫雨師豈因其地以名不暇求其義者邪將悅吾聖人之道而拘其法者邪抑抱負有俟而暫隱於佛者邪雨師必有一於是商鄉為我問之

祝文

辭神祝文

卷五

某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禮也下僭上遠間親謂之悖禮夫禮出於天聖人脩之以教則守禮者為奉天悖禮者為逆天也世降澆漓異端肆淫行祀遍天下以庶人而祭天地山川下僭上也薄先祖而厚淫祀遠間親也僭上間親逆天孰甚焉乃設神位焚香禮拜曰吾敬天地鬼神非反本乎且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非其鬼鬼而祭之則血

脈不相通鬼神有所不格况天之所以與我吉凶禍福在吾敬肆之間而非誦所能致不敢干名以犯分以求非常之福爰自營室正寢之東以建祠堂奉先世神主某又聞朱子曰士亦可祭二祀故於東廡置后土祠東厨設竈神位自餘舊奉星斗城隍府主暨諸神之位茲不敢復奉匪我敢慢禮所不得雖然人知敬神而不以禮待神乃大不敬我今非禮不祭則世人莫如我敬神也惟爾有神尚鑒我心

祭文

祭潘尚幹文

年月日四明程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尚幹
 大夫之樞曰乾坤垓圮五氣順布萬物賦形隨其所遇
 故人之生也或短或長而不齊其數及其氣形而返也
 神飛魄降則復歸其故其與物共化而不能逃者形氣
 之聚其超乎物外而無生死者善人之譽惟公稟質剛
 方長能文章壯而立朝老隱於鄉衆乃隨流而競奮公

獨斂手而退藏彼善之譽煒然有光嗚呼公死譽在則
 不亡惟小子之蒙昧幸警教之方新遽焉契闊予其誰親
 此所以望素幃而成慟寄遺恨於郎山之雲

行實

孫君行實

吳湖一諱會叔字友仁姓孫氏世居鄞之東吳宋龍圖閣學
 士馮之十一世孫曾祖諱涇鄉貢進士妣李氏祖諱樺
 宣教郎妣畢氏父諱夢奎鄉貢進士妣韓氏繼高氏君

生於宋咸淳壬申九月十有一日亥時幼岐嶷不嗜弄
既就學師訓不煩記書不過二遍五六歲即解大義有
客訪鄉貢君不遇君迎送盡禮客驚曰孫氏有子若此
乎九歲喪母哭泣^盡還哀市里迎神或携觀之君應曰聞
禮不聽樂讀書自若十餘歲事親不少愆宗族鄉黨皆
稱異人焉師行義韓君元韓君見其篤志慨然嘆曰廣
予學者子也本堂陳公著贈以言曰挹其氣清以凝叩
其言正以暢不以時好遷不以毀譽動一以孔孟為證

他日學成見之者如景星鳳凰矣君讀書有序終日一
書沉潛玩索必驗諸已以致實用尤考三禮著四書演
義凡程朱引而不發者悉闡其旨辭不求甚工常謂心
體虛明自當有言發於詩徃徃天趣遠出旁通天文地
理度數之學義利之辨曾次介然閉居端坐肩背竦直
望之若神即之則和氣怡怡暴慢者廢然自失晨興謁
先祠適父母所溫顏色問所欲以進或不安即憂形於
色幼依庶祖母李氏李病目寒不爐君以身溫被者八

年及卒^為心喪三年雖遇總服亦不飲酒聽樂必變容
 遭繼母喪苦塊不違後事庶弟母顧氏若事所生顧亦
 愛之過於己子家庭訢訢焉君待朋友必敬必信獎掖
 後進有不悅者歎慨不已隱惡揚善人乎其^衷識者謂
 君天質粹美問學充實孝弟行于家信義著于鄉里得
 一命舉此措之宜無難者君獨退然為未足將以終身
 者以大德癸卯九月二十一日酉時卒得年三十有二
 死之日^日鄉隣無少長莫不垂涕至今有道其事者葬于

青山之原聘史氏未迎以弟俞叔次子儀伯嗣端學後
 君生六年自總角交遊故知君為悉嘗北面事之君終
 辭焉其嘉言善行懼歲久而弗彰也敢錄見聞于大雅
 君子幸擇而銘之

墓誌銘

元故從仕郎杭州路稅課提舉杜君墓誌銘

至順四年十二月庚申葬仁傑社公于鄞縣翔鳳鄉亭
 溪里李^嶼之原其孤慶善踵門拜且請曰我先父於先

生有世契知之詳非先生無以銘余前年歸自史院公訪余聽其論古今得失上下數千載如射中的為歌詩落筆成章方嘆其才氣不少衰也別未久竟卒也公與兄某同師季父景牧先生少年試藝籍籍有聲世遷科舉事廢公乃以軍謀仕時平無事不得究所蘊今科舉復則已老其命也夫余先人署丞獲與景牧宋寶祐間同鄉貢進士且交貢兄弟不得辭乃叙而銘之公諱某字仁傑東洲其自號也世居鄞之管江曾大父某浙漕

進士大父某不仕父某待補太學生公兄弟四人皆有學友悌深至庭無間言至元十有八年日本弗庭詔征東省選方畧士討之選公為管軍千戶至元二十有六年創漕海公與兄某同在選某授忠顯校尉海運千戶帶金符公授進義副尉海運百戶帶銀符每歲運衆惟公是從則悉利涉嘗以天壽節入覲世祖皇帝嘉公兄弟功賜宴甚寵懷庶肉歸遺親戚咸榮之大德六年詔全運者賞公以功進進義校尉仍賜金織段及帛明年

河決楊村都水監告急于省下命塞河人或難之公請
往囊土壅流踰月功成宰臣嘉之勞以金帛凡出京都
餘二十年受知當路與翰林諸公為翰墨交嘗扈駕出
建德門上言國用稱旨特轉文資授從仕郎杭州路稅
課提舉尋告老歸里築室白雲名曰東洲精舍積石種
花日與朋舊詩酒自娛有東洲吟藁行於世公學識深
遠才略優洽敦禮宗姻喜周鄉黨病革日神色不亂不
問家事唯囑子姪守詩禮怡然別親友而逝公生於景

定元年二月某日卒於至順二年九月某日享年七十
有餘娶龍川張氏工部尚書順之女先亡今合葬焉子
男二慶善擇善女一信善適蔡仁翁孫男二琦瑀女三
瓊琇珍銘曰公才文武用咸宜冉予樊右却敵師平世
熙熙蘊莫施舉能第受文字知未為不遇用止斯衆為
公惜公則夷東洲白雲歸諸熙生遊卒葬守所治子傳
詩禮訓承垂

故處士陳繼翁墓誌銘

至順四年三月辛未繼翁陳公卒九月丙午葬于鄞縣
 翔鳳鄉鄒溪祖塋之側其孤正等來乞銘公諱紹祖字
 繼翁姓陳氏世為鄞人居城上橋曾祖檜宋朝請郎江
 西制置司叅議官妣陸氏封令人祖協宋中大夫知潮
 州鄞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妣馮氏封令人考壽朋宋
 將仕郎未娶早卒公七世祖妣孫氏族子也來從菊州
 單先生學潮州府君愛念其端謹精敏念子無後命公嗣
 之潮州移守鳳翔而卒祖妣督公就外傳時年十六左

右侍奉惟謹季父亦早卒祖妣命從子為其後公篤於
 友愛庭無間言終身不畜私財宋咸淳元年以潮州奉
 表澤晉將仕郎宋內附隱居力學或勸之仕曰未能修
 己焉能治人平居晨必致敬先祠始理他務祭必厚於
 奉生者祠宇祭田葺理盡誠歲入祭餘以惠族之貧者
 治家尚質稱有無視紛華泊如也講學不間寒暑自經
 史百家下至醫藥卜筮老佛氏之書畢究其在鄉黨卑
 禮下人不以貧富殊禮接三尺童子無惰容見後進好

學純篤必加勸獎有墮其先業者咨嗟戒飭視人之疾
知無不治遇大事人不能決處之無留難郡有義田盡
心職掌者難其人延祐七年郡守馬侯澤知公禮延掌
之一遵先賢之遺訓給喪嫁社私請搏節餘粟益置田
每訓子孫曰吾世以儒顯汝等宜守家法無外慕從異
業隕先聞將卒棺槨衣衾衰麻降殺殯葬道里之宜纖
悉筆示恬然而逝其整暇類此公生於宋淳祐十年六
月辛丑享年八十有四娶奉化杜氏宋右衛郎將休之

孫女先二十四年卒子男二長正娶杜氏次在娶劉氏
女一適馮君遇孫男二公溥公潛女二淑洙嗚呼宋當
明道景祐間天下文物大備郡國學校獨未建惟上橋
陳氏闢屋儲書卷擇明師教其鄉人子孫世守焉故鄞
文獻甲東南而陳氏擢第躋通顯者世不乏人至宋末
天下以為賢如諫議劉漢弼司農劉漢傳兄弟皆學於
陳氏塾者而東發黃先生果齋史先生浚南趙先生以
節義經術治道理學名于一時歸老于鄉公得遍交耳

聞目染造詣日深尚德不苟以終其身其淵源蓋有自
云銘曰惟昔陳氏篤意延教師其鄉人不子是私垂三百
年世守不墮魯多君子子賤所資置于莊嶽齊語奚疑
及乎繼翁被服禮詩其德日崇孝友政施心安體舒宜
享期頤

高於山墓誌銘

天歷歷元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九日於山先生卒餘留京
師不得走吊二年歸里往焉其子巖等泣且請曰我先

人幸托厚誼願有所表以掩諸幽余辭焉又請至於三
應曰諾至順元年十有一月十有六日將葬于老界鄉
陸嶼之原其甥孫余叔具行實來徵銘乃序而銘之先
生姓高氏諱夢說宋武烈王之後世為汴人其子孫仕
者隨宋而南遂家于明曾祖諱某秦州如臯尉祖諱某
考諱某成忠郎淮東路分棄職歸養治花園日招客觴
詠以嬉來遊者資其車馬食飲傾產無靳色先生其次
子也風儀閑雅獨嗜讀書華靡之觀未嘗接目賓客嘆

日高氏有子其奉親克盡愛敬喜用人困乏至解衣推
食與之常從隱逸之士登覽訪陟其悲歡感慨一寓於
詩語不及時事儵然有出塵意提學田公將致之鄉校
矜式笑而辭之浙帥王公招延教授暫至即去鄰曲草
蔬醴酒相呼即從容款洽所素慢雖珍饌弗視一日語
其子曰盛衰生死倚伏對待無足芥蒂凡吾所為非欲
求異於人懼辱其身以及其親爾爾曹力學能無廢爾
祖餘業則吾有以瞑目矣油然而逝若先生者其可謂

隱淪自全不汨於俗不流於怪者歟先生字景傳以於
山自號有詩文若干卷娶茹氏先_公於丁巳_已十月十
有三日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三巖岳同女二長適柳受
鄉次適趙復之孫男四銘曰家正豐我尚素時不耦我
則裕其質之然亦養之固濯足澗泉登高即賦雖塞其
施而發其趣

故孺人張氏墓誌銘

奉化陳元楷以天歷_歷二年十有一月壬申合葬其母孺

人張氏于蹕駐慈塢之原以狀使其子子暉來拜請所
 以^詔昭後世者敘曰孺人諱妙嚴歸陳氏年四十有五而
 哭其夫子發居二十有四年而卒性清慎動息有儀事
 舅姑以孝稱能以^恩義睦其家貨首飾延師教子若孫
 底于有成歲大饑為食餓者又結屋聚其鄰而賑之鄉
 有無賴者常竊其果蔬鷄狗獲將箠之止之曰饑寒迫
 之耳賙而^遺之其於姻族資裝其女之不能嫁者棺槨
 其死之不能斂者甚夥而其服用飲食泊如也嗚呼嗇

於自奉而豐於濟人力於節性而恕以待物此士大夫
 之所難而女子若易而行之其可銘也孺人生宋開慶
 己未七月壬申卒以泰定丁卯五月乙巳其夫諱君卿
 子曰元楷女曰元琰適俞璧孫孫四日子暉曰子鎮曰
 子琛曰子宏俱世儒業銘曰淵塞節儉女也攸止輕財
 好義士之所履嗟若人兮儉而能施秉女之德其行則
 士積厚報稽彼蒼匪曠譬之瓜瓞在其後裔